

月亮上的男人

文/〔美国〕S. 亚历山大 L. 基耶斯洛夫斯基

译/傅 琦

(淡入)

内景,虚拟空间,白天

安迪·考夫曼站在一个虚拟的场景中,看上去有点紧张。他大睁着眼睛,眼神躲躲闪闪,他看着我们,显得窘迫、不安、又有点可爱。他的头发光滑地贴在头顶上,身上穿着安迪·考夫曼特别节目“友好世界”的演出服装。

终于,安迪开口讲话了——带着一种奇特的外国人的口音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:你们好,我是安迪,欢迎来看我的影片。(停顿片刻,显得不太开心)我本来以为我的故事拍出来会很不错……结果却拍成了这样,太可怕了!全是谎言!事情都乱了套……我认识的人演了别人……简直是一团糟!于是我闯进环球公司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剪掉了。现在,这部影片简短多了。实际上,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影片的结尾。感谢您的光临!拜拜!

安迪将留声机的唱针放到唱盘上,精彩的片尾曲响起,出现片尾字幕。

安迪一动不动地站着,笨拙地看着观众。音乐停下来,他又放下唱针让音乐重新开始。他重复这一动作的次数根据字幕的长度需要而定。

终于,字幕放完了。少顷,安迪斜着身

子入画,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。他的口音不见了,他小声说——

安迪(正常的发音):这下好了!只剩下我的朋友们了。我就是想赶走那些人……他们会在不该笑的地方笑。(停顿片刻)我刚才说的关于这部电影的那些话纯粹是开玩笑……事实上,这部电影棒极了!它包容了所有的东西……从我小时候一直到我死。(突然瞪大了眼睛,捂住自己的嘴)唔!我不应该说这个的!哦,哎,唉……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让我们跟随故事回到长岛格瑞德奈克……

安迪转过身打开一架旧式的16毫米放映机。机器发出“嗡嗡”声。他微笑着看着闪烁的光线。

安迪:哦,对,我记得很清楚……

镜头推进,放映机的白色光束,画面中充满了白光,白光闪耀着,越来越亮,越来越亮……

(叠至)

外景,考夫曼住宅(1957年),白天

黑白影像慢慢变成彩色。1957年的格瑞德奈克,这是一个犹太人聚居的高尚社区。几个剃着平头的男孩子正在街上玩棒球,他们笑着、喊着。一辆宽大的敞篷车停在了最小的一幢房子前,40岁的斯坦利·考夫曼走下车来。他穿着套装,看起来是那种

只知道好好工作的人——疲惫不堪、一身的责任感。

斯坦利走过去赞赏地看着棒球比赛。击球的是他6岁的儿子迈克尔，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家伙。迈克尔挥动球棒——清脆的击球声——是个一垒打。斯坦利笑了。

斯坦利：这才是我的孩子！好球！小伙子。（亲热地拍拍迈克尔，看着他）嘿，迈克尔……你哥哥呢？

迈克尔：他在屋里。

斯坦利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。他生气地皱着眉头，抓起公文包大步走进屋子。

内景，考夫曼家厨房（1957年），白天

小卡罗尔正在哭。35岁的母亲珍妮斯利索地削着胡萝卜，她正在做晚饭。斯坦利从她们身旁大步走过。

斯坦利：他在房间里吗？

珍妮斯：他当然在房间里。（加重语气）他所有的“朋友”都在那儿。

斯坦利瞪起眼，怒气冲冲地走上楼去。

内景，考夫曼家走廊（1957年），白天

斯坦利急匆匆地走到安迪的门前，房门紧闭，但可以听到小安迪发出的声音——

安迪（模仿女孩焦急声音的画外音）：可是，教授，这个怪物怎么长得这么大呀？（又假装成一个英国教授）丛林里的水有问题，我得解开这个秘密暗号。

斯坦利十分无奈，打开了房门。

内景，安迪的房间（1957年），白天

我们可以看到8岁的安迪，正对着一面墙表演节目。安迪兴高采烈，充满热情。

安迪（装成英国教授）：也许我该和当地的土人谈谈。（装作跳舞的土人）哄，乒，乒，吧！哄，乒，乒，吧！。

斯坦利：安迪！

安迪（吓了一跳）：哦！

这孩子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他身上的一

切都收敛起来了，变得内向而笨拙。斯坦利灰心丧气地看着儿子。

斯坦利：安迪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我们家不是电视台。那墙上没有摄像机。

安迪（瞥了一眼那面墙）：哎。

斯坦利（试图把道理说清楚）：儿子……听我说。这样做是不健康的。你应该到外面去，参加体育运动。

安迪：可是我这儿有体育节目，是摔跤比赛，在第五频道。

斯坦利（大发雷霆）：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！听着，我决定了！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在这儿演戏玩儿，你要是想演，你就得有观众。

安迪（指着墙）：可，可是，我有观众。

斯坦利：不对！那不是观众！那是墙纸！观众是有血有肉的人！他们是活生生的、喘气的！明白了吗？！

安迪想了想，权衡着父亲为他提供的选择，然后他点了点头。（切至）

内景，考夫曼家起居室（1957年），当天晚些时候

小卡罗尔坐在她的婴儿床里。安迪突然一把把她拉了出来。

内景，安迪的房间（1957年），白天

安迪匆匆忙忙地进来，他把卡罗尔放到地上。她认真地坐在那里，一脸木然。

安迪走到屋子正中，重新开始他的表演。

安迪（假装成儿童节目主持人）：现在，孩子们！电视娱乐剧场的时间到了！（自己配上了几下掌声）嗨，大家好！你们准备好跟着我一起唱了吗？我会说出动物的名字，你们来告诉我它是怎么叫的！好了吗……？好！（开始演唱）“哦，牛儿叫起来……”

卡罗尔眼都不眨地盯着他，然后——

卡罗尔：嗨。

安迪(高兴地笑了):狗儿叫起来……

卡罗尔:汪!汪!

安迪:猫儿叫起来…… (叠化至)

内景,纽约夜总会(1975年),夜

安迪的近景,他26岁,已经长大成人。

他依旧表演着这首歌。

醉熏熏的观众:喵!!

全景。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嬉皮士夜总会。

安迪:鸟儿叫起来……

醉熏熏的观众:吱、吱!!

安迪:狮子叫起来……

醉熏熏的观众:噢一唔!

安迪:它们只能这样叫!(咧开嘴笑了起来)谢谢你们。再见!

安迪挥挥手,鞠躬谢了幕。夜总会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。

安迪叹了口气。夜总会经理气鼓鼓地走上舞台。他不高兴地看了安迪一眼,然后拿起麦克风。

经理:女士们,先生们,感谢安迪·考夫曼为我们带来的喜剧表演!

后景处,安迪开始收拾他的小道具:布袋木偶,康笳鼓,一个留声机……他把这些东西全都放进了一只大箱子。(切至)

内景,纽约夜总会(1975年),当天晚些时候

夜总会已经空无一人。经理正在整理吧台。安迪急切地走了过来。在台下,他显得平静、温柔——他的声音比耳语大不了多少。

安迪:……那,贝瑟曼先生,明天我还是这个时间来……

经理(尴尬地):呃,我想……安迪——我……正在考虑让你离开……

安迪:你要解雇我?(停顿片刻)我都没跟你要报酬!

经理:你听我说,我并不想让你难堪。

但是……你的演出太不专业了——跟我一起唱……木偶……放录音……

这对安迪来说太突然了,他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觉得受了伤害。

安迪:你想要什么呢?“玩我老婆吧,别客气”??

经理:对!我要的是喜剧!比方说拿交通状况开玩笑,模仿秀,或者是荤段子……

安迪:我说不了。我,我做的一切和别人不一样!

经理:是啊,是个人就能让这地方热闹起来!兄弟,你唱歌的时候,我连喝酒的劲儿都没有,我管他什么“黄鼠狼怎么叫”……

安迪心情沮丧的看着经理。

经理(继续):我很抱歉。你在这儿的演出结束了。

令人不安的停顿。安迪哭了起来。

经理一下子没词儿了,他不知该怎么办。

安迪可怜巴巴地哭着,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。经理莫名其妙,他无从判断眼前发生的事情。安迪羞愧地遮住自己的脸,转身走了出去。而后是一片寂静。经理看着他离开,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外景,纽约夜总会(1975年),当夜

安迪哭着冲出门。他走上便道,立刻止住了哭声,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事情。

安迪提起他的大箱子朝前走,气愤地摇着头。他拐进一条漆黑的小巷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让人讨厌的纽约街区,安迪独自一人急匆匆地走着。不过很快就出现了两个人,他们悄无声息地靠近。安迪停了下来,他有些犹豫,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转过身去。就在这个当口,那两个暴徒已经到了他身边,目露凶光地盯着他。

暴徒甲：把钱包给我。

安迪胆怯地看着两个人。他们紧张地对峙了片刻。他在想，权衡着可以作出的选择——

他忽然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，还带着一种浓重的外国口音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：我——扑(不)明白!!

暴徒甲：把你的钱拿出来!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：什么?? 什么牵(钱)? 啊扑哒扑! 我没有牵(钱)!

两个暴徒互相看了一眼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接着说)：丘丘(求求)你们! 我昨天刚刚搬到美国! 我什么都扑(不)知道!

暴徒甲：箱子里有什么?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：扑(不)! 诗(是)，诗(是)从家乡带来的，我至(自)己的一些东西。

暴徒乙：闭嘴! 把箱子给我!

那家伙一把抢过箱子，砸开了锁……衣服、康鼓和唱片都掉了出来。两个暴徒十分丧气。

暴徒甲：他妈的外地人!

暴徒乙：这家伙怪可怜的。咱们走吧。

他们瞟了一眼安迪，怒气冲冲地转身走掉了。

安迪松了口气，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从地上拣起来。他冲着那两个家伙大声说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：舍舍(谢谢)你们! (切至)

外景，纽约即兴演出夜总会(1975年)，夜

即兴演出夜总会是这一带最大的喜剧俱乐部。观众们排队等着入场。乔治·史皮罗——一个好莱坞天才经纪人——大步走

来。乔治是保守型的人——有布朗克斯口音，头脑简单，热情——但是看上去他有一种可爱的亲和力。门童见是他便笑了一下，挥手示意让他进去。

内景，纽约即兴演出夜总会酒吧(1975年)，夜

酒吧里聚满了喜剧演员和歌舞演员。一些人转过身来笑着打招呼：“乔治!”，“嗨，乔治!”。乔治和几个人握了手，又和几个人耳语了几句，然后继续走过去……

内景，纽约即兴演出夜总会表演区(1975年)，夜

这里正在演出。老板巴德·弗兰德曼看见乔治，过来和他热情拥抱，然后带着他挤到一张桌子前。

乔治坐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。

台上，滑稽演员正在表演一个自作聪明的人。

滑稽演员：我正在为我的岳母准备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：一个事先付款的葬礼! 殡仪馆的人就问我是想让她土葬呢? 还是给她涂上防腐剂，或者用火葬。我说：‘三样儿都来吧! 我可不想有半点纰漏!’ (观众的笑声) 谢谢，晚安!

滑稽演员挥手致意后退场。观众们鼓掌。乔治礼貌地拍了两下巴掌。钢琴师马上开始演奏听不出节奏的乐曲。

这看起来像是幕间休息……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安迪忽然笨拙地走上了舞台。他一幅外国人的滑稽造型。粉红色的茄克衫和领带，头发光溜溜地向后梳着，眼神惊慌，像是一头被汽车前灯照着的鹿。他放下手里的大提箱，从里面拿出各式各样没用的东西放到椅子上。

整个屋子安安静静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倒霉的家伙到底是谁。安迪试着抓起麦克风，他那种怯场的样子让人感觉很难受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:现在……现在(四下看了看)……谢谢你们。我很高兴到这里来。我觉得,这个地方很漂亮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喜欢,就是交通太拥挤了。今天晚上我不得不从……呢……还有高速公路,交通太拥挤了。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这里!

安迪吃吃地笑了,好像这就是他抖出来的“包袱”。

观众们没有出声,他们不知道这算什么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接着说):不过……告诉你们一件可怕的事:我老婆。玩我老婆吧,别客气。

观众中发出惊讶的声音,间杂着一两声神经质的笑。

安迪作了个姿势,就像是观众听懂了他的笑话后该作的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接着说):不,不是真的。我只是开玩笑,我非常爱我老婆。但是她不会做菜。你们知道,有一次,她做了牛排和土豆泥。哎,前一天的晚上,她做了意大利面条和肉丸。她的手艺太差了……简直是可怕。

大家都觉得尴尬。有的人把眼神转向别处,几个看上去挺时髦的人挖苦地笑着。

乔治向前探着身子。安迪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接着说):下面,我要为大家表演几个模仿节目。首先,我模仿的是阿奇·邦克。(他的音调一点都没变)“你这个笨蛋,所有人都是笨蛋!呃,离,离开我的椅子,傻瓜……到、呃,笨蛋,到厨房去,弄些吃的来!呃,所有人都是笨蛋!我谁都不喜欢,所有人都是大笨蛋!”谢谢!。(他十分高兴,骄傲地鞠了一躬)现在,我要为大家模仿美国总统吉米·卡特。(他的音

调仍然没有变化)“大家好,我是吉米·卡特,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”。

一些人起着哄离开了。有几个人傻笑着,听出了点苗头。

乔治的兴趣被挑了起来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接着说):现在……我将为大家模仿猫王。

一个女人发出讥讽的笑声。安迪咧嘴笑了一下,看起来很愚蠢。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。他按下录音机的“播放”键……《2001 漫游太空》的主题曲响了起来。

屋里的灯光戏剧性地暗了下来。随着一阵手舞足蹈,安迪撕下了裤子上的两条带子——露出了里面缀在裤子上的人造钻石。他脱下了粉红色夹克衫,换上了一件白色的缀满宝石的夹克。

他把头发梳好。又捋了捋。然后又梳了梳。最后,他拿起吉他,摆了个造型——他转过身来。

我们看到了猫王。自信,性感,歪着嘴,真是酷闭了。

观众全被震住了。

猫王的出场音乐轰然而起。安迪/猫王昂首阔步地走到舞台左边鞠了个躬。又走到舞台右边鞠了个躬。然后又回到舞台左边鞠了个躬。音乐停止。

安迪(模仿猫王的腔调):谢谢大家。

观众欢呼!他们惊诧不已,不禁拍手叫绝。这个人简直就是猫王。

突然,《监狱摇滚》的吉他声响了起来。

安迪(用猫王的腔调接着演唱):典狱长开了个聚会,在县城的监狱里!那儿有个犯人的乐队,他们开始嚎啕哭泣!

乔治的视角镜头。他十分震惊。虽然他还不太肯定眼下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,但是他已经被感染了。

他招手把巴德叫了过来。巴德弯下身



子——

乔治(低声):喂,这家伙是什么来历?

巴德:他好像是立陶宛人。这儿没人了解他。

乔治:赞赏地点了点头:他学猫王太他妈像了。(切至)

内景,纽约即兴演出夜总会(1975年),当晚晚些时候

安迪正在收拾东西。他很讲究地叠着每一件衣服,将直衣服的折缝。

乔治溜过来了。

乔治:嘿,我很喜欢你的这套节目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:舍舍(谢谢)你。

乔治:听说你是从立陶宛来的?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:不对,我是从卡斯皮尔来的。

乔治(有点摸不着头脑):卡斯皮尔?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个地方。

安迪(假装成外国人):它是里海上坠(最)小的一个岛。(停顿了一下)它已经沉了。

乔治:哦。唉,我……唉,很抱歉。(停顿了一下)是这样,你听我说,我这么做可能是脑子有问题了,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很有意思。如果你需要经纪人的话……我们可以谈谈。

乔治递给安迪一张名片。安迪看了—

厅,夜

这是一个吉普赛的保健餐厅,所有服务生都是穿着平底凉鞋的女嬉皮士。安迪和乔治坐在一起,这才算是相互进一步认识了。

安迪:告诉你吧,我想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。

安迪的狂妄自大让乔治吃了一惊。

乔治:人们都……喜欢喜剧演员。

安迪:我不是喜剧演员。我没有天赋(耸耸肩)。我是个歌舞演员。

乔治抬起头看着安迪——发现安迪的鼻孔下边难以置信地挂着一滴湿湿的大鼻涕。乔治有些尴尬,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一个女招待端上来两盘子70年代的健康食品——海藻、豆子和植物纤维做的糰糊团——看上去实在不怎么样。乔治皱着眉。安迪却精神倍增。

安迪:唉!我特别推荐莲藕。

安迪抽出一条小手巾擦了擦手。然后情不自禁地把食物弄成一小堆一小堆的;豆子摆成了风车的形状,菜芽堆成一堆。

乔治定睛看着这种奇异的处理食物的方法。

乔治:你看起来很有希望……但是……问题是我不知道你该在哪儿演出。你说不笑话……演的东西也不太好拍成电影……

你说说看……你自己想去哪儿演？

安迪(轻快地):我一直希望在卡内基大厅演出。

乔治不知道安迪是不是在开玩笑。

乔治:哈哈。很好笑。

安迪把他的餐具放进水杯里沾了两下,然后他又用餐巾把它擦干。

乔治看着他,实在不解他的这些举动。他再抬起头看见安迪的时候,那滴鼻涕又坠到了另一个鼻孔下。他感到惊奇。

安迪:你知道了吧,我不想要简单的笑声。

安迪终于要开始吃了——他又低下头默默地祈祷。乔治眉头挑了挑。安迪猛地把头抬了起来。

安迪:我想要强烈的反应!我希望观众能有直接的体验。要么喜欢我!要么讨厌我!要么干脆退场——这才是我要的反应!

安迪充满成就感地吃了一个豆子。乔治看着他,实在受不了他那滴大鼻涕。他指着安迪的鼻子,递给他一块餐巾。安迪点了点头,把那滴橡皮做的鼻涕拿了下来,小心地放到了一个盒子里。

安迪:等我出了名,我就把它们卖掉,因为它们都是“安迪·考夫曼用过的东西”。

就在这一时刻,乔治被征服了。他大笑了起来——

乔治:你真是个疯子。(然后,他显得很真诚)不过——你也可能是个天才。好吧,安迪,咱们开始干吧(热情地伸出手)。

安迪慢慢地笑了,也握住了乔治的手。两个人握着手。这可称得上是个历史性时刻。

外景,贝弗利山,白天

洛杉矶最令人目眩的地方。金钱。美女。

内景,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,白天

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演艺公司,业务繁忙,根本没什么魅力可言,看上去倒更像是个保险公司。

乔治坐在他的办公室里,正打电话安抚某人。

乔治:塞咪,大卫·伯连纳那儿正缺人,时间不长,但是机会挺难得的。你就快上路了……稍微暴露点儿……

秘书(画外音,对乔治):托尼·克利弗顿来电!

乔治:谁?

秘书(画外音):他说他是安迪·考夫曼的合伙人。

乔治:知道了。(回过头来对电话)塞咪,你再想想。我得挂了。(使劲按下另一条线)你好?我是乔治·史皮罗。

电话里,一个断断续续的、沙哑的、鼻音浓重的咆哮声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(画外音):嘿,就找你,你是乔治·史皮罗吗?

乔治(顿了一下):呃,对,我就是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画外音):‘我就是’!你就是他是我也是你也是……大笨蛋!

乔治(莫名其妙):你有什么事吗?

托尼·克利弗顿(画外音):有事!你要是有自知之明的话,就离安迪·考夫曼远点!

乔治(十分惊诧):你是谁呀?

托尼·克利弗顿(画外音):听好了——你他妈的马上就会知道我是谁。托尼·克利弗顿!这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名字、一个让人畏惧的名字。(稍顿)好听的名字难听的名字谁的名字我的名字。

乔治:听着,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事……

托尼·克利弗顿(画外音):考夫曼是个撒谎的混蛋!如果你和他签约,我就毁了你!

“咔嚓”一声,电话断了。乔治有点发

懵。

内景,某大学冥想社团教室,白天

屋里的光线十分奇妙,使人放松的锡塔
尔琴音乐充满整个房间。安迪和十五个光
着脚的学生一起坐在半圆形的垫子上。他
们紧闭着眼睛,身体摆出不同的瑜伽姿势。
他们都在冥想。

在他们面前是一把国王宝座一样的椅
子,上面坐着一个受人尊敬的印度瑜伽师。
辅导教师小温迪坐在他脚边。小温迪身形
瘦小,嗓音尖利得让人无法想像。

小温迪:现在,一边深呼吸,一边慢慢睁
开眼睛。你们应该感到安静、放松、头脑活
跃。

学生们都睁开了眼睛。

瑜伽师:你们现在想到了什么?

学生甲:我的头脑非常清晰,我感觉好
极了。

瑜伽师:很好。

学生乙:我身体里所有的压力都没了。

瑜伽师的目光转到了安迪身上。安迪
甜甜地笑了。

安迪:我要感谢您,老师。我的心放射
出纯净的能量。

瑜伽师温和地点头。

瑜伽师:你一直都有一颗美好的心。但
是我还是为你在训练中取得的进步感到骄
傲。

安迪:对,我把精力投入到了TM当中。
实际上,我的经纪人让我把精力投入到演出
电视节目当中去。他让我上一个新节目,还
没有投资呢,不过我还是很高兴。

瑜伽师专著地凝视着安迪,表示自己在
认真听他讲话。

瑜伽师:你和家人相处和睦吗?

安迪:唔,是的。我来这里练习之后,我
就从没和他们吵过架。

瑜伽师:人生不能没有目标。

安迪:我戒了酒,戒了毒,一天冥想三个
小时,这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中心……

瑜伽师:你做得很好。

安迪恬静地笑了。这笑代替了他想说
的很多话。

小温迪:好。还有谁想说?

安迪:哦,等等!我有个问题。(稍顿,
鼓起勇气)有没有……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
让人发笑。

“唔?”瑜伽师认真地想着,脸上作出沉
思的表情。终于,他开口了——

瑜伽师:秘诀,就是沉默。(切至)

内景,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现场,夜

观众坐好,这是广告时间。照明师调试
着灯光。摄像作好了准备。

安迪的家人坐在贵宾席上。斯坦利和
珍妮斯已年近半百,迈克尔和卡罗尔都长大
成人。他们显得忧心忡忡。

卡罗尔:我还是不相信哥哥就要上电视
了!

珍妮斯:我希望他别太紧张。

斯坦利:有没有紧张都无所谓,这节目
半夜才放呢——估计不会有什么人看。

广告结束,“鼓掌”的指示灯闪了起来。
人们鼓掌。“正在播出”的指示灯亮了。

主持人:欢迎回到周末夜晚大放送现
场!下面,作为首次播出,我们特别为大家
献上……音乐有请安迪·考夫曼!!!

现场乐队开始演奏歌曲前奏。安迪抱
着他的留声机走上舞台,在麦克风前站好。
当前奏结束,应该开始演唱的时候,安迪没
有出声儿,他惊恐地环顾四周。乐队停了
下来……然后重新开始演奏。安迪仍旧一声
不吭。乐队再次停了下来。

内景,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现场导播室,
夜



天哪，他怎么在那儿干待着呀。这可是直播啊，这下死菜了！

内景，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
现场，夜

镜头回到安迪这里。

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主题
歌(画外音，继续)

我们不多想，

我们追随超级无敌
鼠霸王……

随后的一瞬间——安迪
像是忽然活了过来，他雄赳赳
地对着口型假唱——

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主题
歌(画外音)：

我是超级无敌鼠霸
王！

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

制片人劳伦·迈克尔斯看上去有些着

急。

劳伦·迈克尔斯：他怎么了？

内景，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现场，夜

这时，安迪放好了留声机，大声地放起了音乐，这是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的主题歌。安迪却仍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。他故意什么都不做。

画外响起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的主题歌：

我们身陷险境，

我们不绝望，

因为有危险的地方，

就有超级无敌鼠霸王！”

观众们迷惑不解。考夫曼一家慌张不已。

内景，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现场导播室，
夜

劳伦·迈克尔斯(惊慌失措)：天哪，我的

招，他们哄然大笑。

一唱完这句，安迪马上又恢复了刚才那种面无表情样子。

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主题歌(画外音)：

马上就到，超级无敌鼠霸王！

观众们兴奋地尖叫着。音乐结束，观众们疯狂地鼓掌。

安迪很高兴，他咧嘴笑着鞠躬谢幕。

考夫曼一家鼓掌鼓得最起劲。斯坦利看着他的儿子乐得合不上嘴，他感到无比的骄傲。(切至)

内景，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，白天

安迪走进来，乔治一下从桌子后面跳了起来。

乔治：安迪，快进来！你能飞过来真是太好了！！

安迪：空姐把这副耳机送给我了。

乔治：真是……太好了！不过我这儿有

更好的东西。这回可了不得……(他说得天花乱坠,还故意卖关子)你肯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这将是 you 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次机会……主演全国电视网、黄金档的——情景喜剧!!!

安迪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住了。他僵在了那里。

安迪:情景喜剧?

乔治:这可是经典!玛丽·泰勒摩尔和鲍伯·纽哈特的演出都是这帮人给做的!说的是一个出租汽车站里的事!演了这个,你会成为另一个弗朗兹,你会红透半边天的!

安迪(困惑的):让我演弗朗兹?

乔治:不是!是像弗朗兹!你不知道那个角色吗,就是那个疯子式的整天越狱的家伙!小孩儿都学他的样子,在饭盒上都贴着他。

安迪(不温不火地):乔治,我讨厌情景喜剧。

乔治:你别急,好的还在后边呢!ABC的人看过你演的那个外国人,他们就是想让你演他,他们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——(查着他的记录)兰卡,这是一个招人喜欢的、有点傻傻的机修工!!!

安迪(长长的停顿):不行。

乔治:不行?哪部分不行??

安迪:整个儿都不行。没有一样听起来是好的。

乔治(不知所措):安迪……这是每一个喜剧演员的梦想。

安迪:我跟你说过,我不是喜剧演员。情景喜剧是最低级的娱乐——愚蠢的笑话、事先录好的笑声。

乔治(震惊):但是,可是,这是经典,他们捧红了鲍伯·

纽哈特……

安迪:我没兴趣。我要自己给自己写剧本(一阵沉默)。

乔治(生气地看着安迪):这个你必须演。

安迪:我不演。

乔治(大发雷霆):听着,你这个自大狂!这行我干了20年了!我告诉你!你要是不抓住了,这样的机会不会出现第二次,永远不会!

好一阵沉默。安迪看着乔治,对他的激情感到十分惊讶。

安迪从椅子上站起来,四下里看了看办公室的陈设,看着陈列着的各种奖品……其中有金唱片——这是成功和经验的象征。

安迪(想了想,点了点头):好吧,好吧,我演。(稍顿)但是我有条件。

乔治(放心了):当然!谈的就是这些。

安迪开始在一张纸上写东西。

乔治:你干什么?

安迪:我把我的条件写下来。

乔治耐心地等着。

“咔嚓”一声,安迪收起笔,他写完了。乔治微笑着拿起安迪开出的单子扫了一眼,脸上立刻变了一副神情,他完全被搞糊涂了。



乔治:你逗我玩儿呢?这太荒谬了!

安迪(不假思索地):这是我演出的条件。

乔治:你这都是什么条件!!你也写得出来!(他指着一条)这都是什么呀——“保证有两次托尼·克利弗顿的客串演出”?!谁是托尼·克利弗顿?!

安迪:他在拉斯维加斯,也是圈儿里的人。我以前经常学他。我们还……因为这事儿吵过架。

乔治(好像想起了什么):我想起这个人了。他是个笨蛋!他讨厌你!

安迪:他说话是糙了点,但是我欠他个人情。

安迪起先笑得很淳朴,而后他变得十分严厉。

安迪:你说我是新的“弗朗什么”,那么ABC的人就应该满足我的要求(讽刺地模仿了一下弗朗兹)。嘿,唉,唉,唉!

乔治不再那么强硬。他盯着那张单子。

内景,ABC的会议室(洛杉矶),白天

乔治坐在会议桌旁,他对面坐着三个电视网的官员。乔治假装若无其事地念着安迪提出的要求。

乔治:考夫曼先生要求在每集情节进行到一半时才出现。(稍顿)考夫曼先生要求在拍摄前保证90分钟的冥想时间,任何人不得打扰。(稍顿)考夫曼先生要求不参加彩排。(停顿)考夫曼先生要求在电视网中拥有自己的特别节目时间。

三个执行官都是一脸茫然。终于,乔治念到了关键的一条。

乔治:《出租车》剧集必须保证有两次托尼·克利弗顿的客串演出。

三个执行官:谁???

乔治:托尼·克利弗顿。

执行官甲:谁是托尼·克利弗顿?!

乔治(严肃地):不知道。

长时间的停顿。三个执行官看着乔治,好像在看一个疯子。

乔治:不过,安迪说这个人很了不起。(显得有些笨拙)他还说,这些是他参加演出的条件。

执行官的头儿梅纳德·史密斯挪动了一下身子,他备感无奈。

执行官乙:考夫曼是不是就想多要点钱,别的人也这么干过?

乔治(缓缓地、沮丧地摇了摇头):不是。

梅纳德(看了看他的手下,皱起眉头):

乔治,我们不能和这种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演员签约。这个生意吹了。

内景,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,白天

乔治把包扔在桌上,然后一头栽倒在椅子上。

乔治(拿起电话开始拨号):安迪?

安迪(画外音):嗨,乔治!

乔治:嗨,安迪。我问你,这个托尼·克利弗顿有没有在哪儿表演?

安迪(画外音):那当然。(稍顿)不过只在星期一晚上。

乔治:好,在哪儿?

内景,罗马妈妈餐厅,夜

这是个意大利餐厅,光线很暗,设有红色的车厢座。餐厅里坐着一些附庸风雅的人,到处烟雾缭绕。

领班把乔治引到一个座位上。一个小小的乐队挤在“舞台”上——所谓舞台就是屋子顶头一块大约有六英尺宽的地方。

灯光暗了下来。一个嗓音尖利的主持人开始讲话——

主持人(画外音):在这里,罗马妈妈餐厅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际歌坛的风云人物,他的唱片销量已经超过猫王和甲壳虫乐队的总和……

乔治不太相信。

主持人(画外音):女士们,先生们,有请娱乐之王——托尼·克利弗顿!

鼓手敲出了一串鼓点。顾客们鼓掌。一个追光打在入口处,然而没人出现。追光等待着……等待着……仍然等待着……鼓点越来越慢,最后终于停住了。主持人又喊了起来——

主持人(画外音):女士们,先生们,出于对托尼·克利弗顿先生的尊重,鉴于他对嗓音质量的要求,请熄掉你们的香烟和雪茄。

人们生气地抱怨着,不耐烦地照他的话做了。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把雪茄捅到了一个盛水的杯子里。

生气的人:他妈的,这值5块钱呢。

主持人(画外音):现在!不用我再介绍了——托尼·克利弗顿!

乐队奏响懒洋洋的标准“瓦莱尔”。托尼·克利弗顿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,他的样子很让人讨厌。他的脸像是一张橡胶皮面具,头上戴着黑色假发,黑色的小胡子挂在上唇边。他戴了一副墨镜,挺着像是揣起来的肚子。他身上穿了件桃色的礼服,里面是兰色带天鹅绒花边的衬衣。

托尼停住脚步,冲着观众得意地笑着。他拿起香烟吸了一口,对着观众吐了几个烟圈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哈!大家好?

观众被激怒了。

生气的人:操你大爷!

其他人虽然表露得没这么强烈,但是都同意这句话。人们开始各说各的。托尼对眼前的喧哗毫不理会。他开始演唱,唱得像是被什么踩着脖子,而且找不着调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(唱):

瓦莱尔!

喔,喔。

卡他尔,

喔,喔,喔,喔。

乔治直往后躲。这歌声简直令人发指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接着唱):

给我爱的翅膀,

给我鸽子的翅膀。

给我……(忘词了)

呃……肯德基的翅膀(乐队也找不着调了)……

托尼·克利弗顿(唱):

哦。唔。嘟,嘟,

唔,哒,滴,

在你眼里扎根针(乐队放弃演奏停了下来)……

托尼·克利弗顿:这该死的歌。

只有一个人鼓掌。大多数人喝着倒彩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大家好!(蛮横地)这边的,你们几个,好吗?那边的,你们几个,好吗?(他走近一个女人)这个,意大利面条,好吗?

女人:你别烦我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好吧!(他在周围转了转)你,你过得愉快吗,先生?!

吧台边坐着一个人,这个人显得孤孤单单的,而且心情不是很好,看上去像个面瓜。托尼·克利弗顿走到他身边,把麦克风杆到他的脸前。

面瓜:还行吧……

托尼·克利弗顿:你叫什么?

面瓜:鲍伯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他的反应像是听到了特别滑稽的事):鲍伯?鲍伯!鲍伯,鲍伯,鲍伯。鲍伯什么?

面瓜:鲍伯·高斯基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高斯基?这是什么姓啊,你是波兰人?

面瓜(谦恭地):是的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恼羞成怒):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就是波兰佬的幽默?我告诉你,你敢这么做的话,你他妈的就给我滚出这个餐厅去!

面瓜(胆小地):我就叫这个名字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闭嘴!我讨厌这种波兰笑话!

人们都很尴尬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我的表演是干干净净的!比如说,我绝不会演……就是那种……“在波兰你们管漂亮女孩叫什么”?

面瓜(笨拙地傻笑着):叫……出来玩的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知道了吧,我说的就是这个!(激怒的)现在!轮到我给你来点幽默了!

托尼抓起鲍伯的水杯,冲着鲍伯兜头就浇了下去。

乔治大吃一惊。人们惊呆了。鲍伯被浇了一身水。人们噻声大作,开始冲托尼·克利弗顿扔东西。鲍伯哭了起来,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餐厅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走你的吧,你这个死胖子!

整个屋子乱了起来,人们都异常愤怒。乔治捂着脸不忍目睹眼前这一幕,他看上去很不舒服。突然,托尼冲着他厉声大喊——

托尼(安迪的声音):还有你。到后台来见我!

乔治生怕他冲过来干些什么。

内景,罗马妈妈餐厅厨房,当天夜里晚些时候

厨房的工作人员正在干活。乔治四处走着,他终于发现了托尼。托尼背对着我们,在员工餐桌旁吃着意大利面条。乔治看到他,气不打一处来,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了过去。

乔治:怎么样,我来了。你想怎么样?

托尼放下了手里的叉子。他停了一会儿……慢慢转过身……原来是安迪。

乔治摒住了呼吸。他的眼睛瞪得都要掉出来了。

安迪笑得很天真,示意乔治坐下。

安迪:你饿吗?

乔治喘着粗气,像是要犯心脏病一样。他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,他颤颤巍巍地走到一把椅子边坐了下来。乔治低头扫了一眼,食物旁放着托尼的橡皮面具。

乔治:我……我,我不明白这演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安迪(热情欢快地):这是老式的搞笑方式,很不错。所有人都喜欢恶棍。

乔治:是吗?那你把这话跟那个被你羞辱的蠢货说说!

片刻的停顿。鲍伯走了过来。他的真名是鲍伯·祖姆达。

祖姆达:嘿,安迪,演得真不赖。

安迪:乔治,这是鲍伯·祖姆达。鲍伯和我搭档好几年了。

乔治看得目瞪口呆。在近景中,我们可以看出鲍伯是个自大孤僻的人,而且一肚子的坏水儿。两人对视了一下,都坏坏地笑了。

祖姆达:气氛真是火爆啊!

乔治:那你肯定不叫高斯基。

祖姆达:在这儿,你听到什么都不要相信。

乔治想了想,也笑了。(切至)

内景,ABC的会议室(洛杉矶),白天
梅纳德及其随员坐在桌边,全神贯注地听着。乔治低声说着他的绝密消息——

乔治:这件事不能传出这个房间。事情是这样的:安迪就是托尼,而托尼就是安迪!他们俩会来来回回地否认这件事,但是我敢

向上帝保证,他们是同一个人! (着重地) 这买卖划得来! 你们花一份工钱得到两个安迪·考夫曼!

梅纳德仔细地想着这件事的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。他沉思了好一会儿,突然笑了出来……

内景,αβ 超市,夜

凌晨一点。超市里还有几个人在闲逛,安迪便在其中,他坐在太空侵略者游戏机前。安迪专注地盯着屏幕,视线敏锐,不时地用手指敲击按钮轰倒那些火星。他玩得浑然忘我。背景处,乔治忽然走进门来。他在市场里四处张望,一下看到了安迪。他兴奋地跑了过来。

乔治:安迪!

安迪(仍然玩着游戏):怎么了?

乔治(抑制不住地大笑):安迪……他们答应了! 他们全都答应了! 他们觉得你提的条件就够歪才——他们看中的就是你这点! (稍顿) 你要红透了!

安迪抬起头,显得很吃惊。他的太空站爆炸了,但是他根本没注意。他转身看着乔治,慢慢地、开心地笑了,真地很开心。

安迪:太谢谢你了! (切至)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,白天

拍摄《出租车》的第一周。演员们在出租车站的布景前排练。制片人在看台上观看。

裘德·赫尔斯、托尼·丹泽和马里卢·汉纳在念台词(具体台词实拍时确定)。然后,一个让人厌烦的黑人替身演员开始念兰卡的台词。

演员们四下张望——

托尼·丹泽(大发雷霆):我说,这算什么玩意儿啊!(大步走到制片人那里)考夫曼呢?他怎么不来??

一个制片人——艾德·温伯格站了起

来。他吓坏了——

艾德:星期五开拍的时候你们会见到他的。现在先和罗德尼对词儿吧。

大家都很生气,停顿了片刻后,演员们继续排练……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,几天后

观众们陆陆续续走进现场。演播室的看台上坐满了观众。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后台,白天

演员们聚在化妆间外面。

裘德·赫尔斯:我敢打赌是那个替身演员和咱们一起演。

马里卢·汉纳:不会,安迪来了,我听见的。据说他被锁在化妆间里了。

裘德很惊讶。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安迪化妆间,白天

安迪正在冥想。他很安详,完全处于内心的宁静之中。

寂静无声。终于,一只带闹钟的收音机“唧唧唧”地响了起来。

安迪猛地睁开眼,平静地呼了几口气。他坐直身子,从身边拿过一个密封的纸袋。他撕开袋子,从里面掏出了剧本。

安迪叹了口气,打开剧本,开始像一目十行的读者那样一页页看过去。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,当天晚些时候

看台上坐满了人。这里正在拍摄《出租车》(早先排练的那场戏)。在规定时间内,扮成兰卡的安迪入场——他眼睛睁得大大的,一副可爱的模样,穿着机修工的工装裤。他在场上欢蹦乱跳。人们大笑不已。

一组《出租车》的切换镜头。

快速切换的镜头,安迪扮演兰卡的一系列精彩瞬间。他深受欢迎。掌声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……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后台,白天

演员们鞠躬谢幕,然后跑下舞台。所有人都很高兴——除了安迪。

他绕到祖姆达面前,表情十分严肃。

安迪:我不演了。

祖姆达:什么?!!

安迪:节目一集比一集糟糕。

祖姆达:你疯了吗?! 有四千万人每星期都等着看你!

安迪:是吗? 他们懂什么?

祖姆达:他们肯定什么都不懂! 那才好呢! (压低声音) 他们会信任你。你先让观众喜欢你,然后,在你的特别节目里,你就可以拿他们开涮了!

“嗯?!”安迪挑起了眉毛。(切至)

内景,梅纳德·史密斯办公室(洛杉矶),白天

这是梅纳德·史密斯办公室,这位实权执行官在这里控制着整个ABC。此刻,他正对着电话大喊大叫——

梅纳德:我才不管呢! 特拉沃塔是签了约的,只要是能赚钱的事他就干!那好啊! 你爱怎么告就怎么告。

他挂了电话。他的助理偷偷地探进头来。

助理:先生,下面出了点问题,是考夫曼的特别节目,他们说他不遵守.....技术要求。

梅纳德(迷惑不解):技术要求???

内景,《考夫曼特辑》拍摄现场机房,同一时间

安迪正在导播室里和一个巨无霸身材的技师争吵着。祖姆达边看边吃着香蕉。

安迪:这是我的节目! 你快点播!

技师:不!

梅纳德一边系着上衣扣子一边走过来。小温迪正坐在一圈蜡烛前冥想,梅纳德生气

地从她身边绕了过去。

梅纳德:安迪,我听说你这个特辑搞得挺特别的.....(非常巧妙地在这儿停顿了一下)我知道是带速出了点问题。

技师(受够了):对,这位天才宝贝儿让我把水平控制弄乱! 他想让画面上下滚动!

梅纳德(不太明白):你放给我看看。

技师按了一个键。监视器上出现了安迪的图象,但是时间不长。

安迪(屏幕上的形象):下面请看.....在电视上初次登场的、神奇的胖子罗丽莎!!

就在这个时候,安迪的影像开始上下滚动起来,然后屏幕上变成一片雪花,什么图象都没有了。

安迪(高兴地):播出效果肯定棒。观众会以为他们的电视机坏了。他们会离开座位,调按钮,敲电视,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弄好它!

梅纳德盯着监视器。画面还在滚动,什么都看不清。他很失望——

梅纳德:安迪.....我们不希望观众离开他们的座位。他们会换台的。

安迪:但这是搞笑! 这是一个搞笑的行为。观众会发现自己做什么都是徒劳的。

他自我陶醉地笑着。梅纳德呆呆地看着他,试图给他解释清楚——

梅纳德:安迪,呃,台里一直都有这么一个规矩:观众必须能够看到节目。

安迪:但这只有30秒钟!

没人说话。

梅纳德:5秒。

安迪:20秒!

梅纳德:10秒。

安迪:成交。

两个人迅速地握了握手。梅纳德点了点头离开了。

停顿片刻。安迪掏出一条小手巾把手

擦干净。

一个场工走过来,手里拿着个巨大的邮包。

场工:考夫曼先生,这些信您要吗?

安迪抬起头,他高兴起来,看上去像是要过节一样。

内景,安迪的公寓,白天

这间公寓看起来不怎么样,倒像是个宿舍:到处是廉价的家具,地毯上污迹斑斑,像框中装着马哈瑞什的照片。安迪躺在床上,他的身子底下是无数封影迷的来信。安迪高兴地打着电话。

安迪:……是我,安迪·考夫曼!……真的!……我收到了你的信……这么说你喜欢这个节目是吗?你信里说我傻傻的。你是不是觉着我太傻了?……太好了。我很高兴。

安迪手里拿的信上贴着一张女孩子的快照。他非常紧张。

安迪:你真是太好了,还给我寄了照片,咪咪……因为你知道我长什么样……现在,我也知道你长什么样了!

安迪把信翻了过来。他看了一眼回信地址。

安迪:在这儿,呃,圣伯纳迪奥……(稍顿)离这儿只有几小时的路,是不是?……

外景,圣伯纳迪奥市区,黄昏

夕阳西下。安迪和咪咪一起在一处看起来很糟糕的商业区里散步,咪咪健康又性感。

咪咪:……这样的话,等我念完三年级,我就到我爸爸的会计事务所工作。除非我决定和我的朋友瓦莱丽住在一起,她想搬到阿纳海姆,但是我不想去。

两个人都感到没话可说了。

安迪:噢。(对方仍然没说话)你想玩摔跤吗?

咪咪:你说什么?

安迪:你想玩摔跤吗?摔跤是打破隔阂的好办法。(稍顿)那种直接的身体接触可以让两个人真正地走到一起。

咪咪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,她觉得安迪很粗鲁。

咪咪:你说什么呢?!我们刚认识了一个钟头。

安迪(冷静地):不,不,不,我说的不是性!我的意思是,它会让人想到性,但它不是,它只是摔跤,真的。

咪咪:我不想谈这个了!

一段尴尬的沉默。他们继续往前走。

咪咪抬手指着远处。

咪咪:夕阳真美。

安迪:你什么意思?

咪咪(有点生气):我的意思,是……呃……天上的那些颜色,那么明快。我喜欢每天的这个时候。

安迪(笨笨地耸耸肩):我没想过这些,我觉得就是……天黑了。(稍顿)但是我喜欢你!嘿!要不咱们把汽车加满油,开到提约纳去结婚吧???

咪咪的角度镜头。她害怕得直哆嗦,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嘶哑了。

咪咪:我觉得我该回家了。(切至)

内景,ABC会议室(洛杉矶),白天

乔治给梅纳德及其随员播放安迪的特辑。电视网的监制们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像是大便干燥。

屏幕上——安迪温柔地、充满爱心对“哈罗小弟”讲话。

安迪(屏幕上的形象):有一次啊……我去了你的画廊。我在那儿坐着,我就想摸摸你。我的心情不太好,因为我知道所有人的样子,于是我想,现在,我是不是可以……摸摸你。

安迪非常轻柔地摸了摸“哈罗小弟”的脸,然后他哭了起来。

监制们震惊不已。

安迪(屏幕上):哈罗小弟,我从小就看你的节目……(哽咽地,焦急地)你是在电视里交的第一个朋友。我一直希望能见到你……现在……我终于见到了。

监制乙:这一点都不好笑。

监制丙(阴沉地):伪艺术的垃圾……

乔治(对这种反应十分担忧):不是……特辑不都是这样的……等一会儿……后面特别精彩。

就在这时候,电视画面变成一片雪花。梅纳德板起了脸——

梅纳德:我的天哪!我们是最好的电视台,我们就不能提供像样的信号吗?!

梅纳德气愤地跳起来使劲地锤电视。“嘭”,“嘭”!乔治有点害怕,他不知所措地小声嘀咕了一句——

乔治:别……呃……那是节目的一部分。

一段可怕的沉默。梅纳德十分尴尬。他终于忍无可忍——

梅纳德:你回去告诉考夫曼,这个节目他永远别想播出!!

内景,杰瑞餐厅,夜

这是一家熟食店。安迪系着围裙气呼呼地擦着桌子。他把用过的盘子擦起来,把剩饭倒掉。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在座位上冲他招手。

工人甲:劳驾,能再给我来点咖啡吗?

安迪:可以,可以,马上就来。(吃力地把那擦盘子弄进厨房)是要咖啡,对吧?

那个人点了点头。安迪赶紧拿着咖啡壶过来给顾客倒咖啡。

工人甲:我觉得,你看上去真像安迪·考夫曼。

安迪:是啊,大家都这么说。

安迪赶紧离开。那个人的朋友探过头来小声说。

工人乙:我跟你说了,他就是安迪·考夫曼。

工人甲:你敢打赌吗?要真是他,就不会在这儿干活了,还给我倒咖啡!

厨房旁边。安迪倒掉杯子里的咖啡渣滓。他浑身是汗。背景处,乔治走进餐厅。他看到了安迪,于是坐到一张桌子旁大声喊。

乔治:嘿!麻烦你收拾一下这桌子,再给我来个小蛋糕?

安迪转过身。两人互相看着对方。

乔治:安迪,你这样太过分了。你把那个围裙脱了。

安迪(狂怒地):不脱!比起ABC,我宁可在这儿工作。在饭馆里没人骗我。他们不会一会儿答应你当收银员,一会儿又让你去厨房里炸东西。

安迪拿着水壶匆匆离开。乔治起身追他。

乔治:好,我道歉。他们都是混蛋!但是我们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。事先你没法知道人们喜欢什么……

安迪:我之所以演《出租车》,就是为了能有我自己的特辑!

乔治(努力让他平静下来):你听我说,我打算让你和一些剧院签约,同时,我把特辑拿到各处放放,看看有没有人想买。

安迪(痛苦地):好啊,我们来个旧货大拍卖。“嘿,瞧一瞧看一看,谁要落地灯,谁要电视网特别节目,5毛钱卖啦!”

两人都觉得丧气。安迪往水杯里倒满水。

安迪:我和《出租车》签的合同还剩多久到期?

乔治：你签了五年，（尴尬地）现在还剩四年零七个月。

安迪（抬起眼）：好吧，我回去。但是他们告诉他们，首先，他们得到的不是兰卡。他们得到的是托尼！（切至）

外景，得克萨斯 A&M 大学礼堂，夜

大字招牌“得克萨斯 A&M 上演——安迪·考夫曼”。可以听到里面掌声雷动。

内景，礼堂，同一时间

安迪走上舞台。狂热的掌声越来越大。对于这些人，安迪的出现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

安迪（笑了笑，鞠躬）：谢谢大家。我很高兴能到这里来。我相信今晚我们会过得很愉快。我们可以一起唱……

联谊会女生：演兰卡！！

安迪对这个名字很敏感，他很不安，但努力保持镇静。

安迪：呃，我要给大家表演木偶……

醉鬼们（一起喊）：兰卡！兰卡，卡，卡，卡！！！！

安迪板起面孔——但是没产生任何效果——

安迪：请大家稍等一小会儿（气冲冲地快步走下台去）。

内景，大学礼堂后台，夜

祖姆达呆在一堆道具中间，身旁放着那个康筋鼓。安迪跑过来。

安迪：给我一本书。

祖姆达（震惊地）：不！安迪，别这么干。

安迪：他们求我这么干。

安迪猛地从祖姆达手里抢过一本书。祖姆达没敢拦他。

内景，大学礼堂，夜

安迪大步走回来，凝视着人群——

安迪：因为你们是这样特别的观众……所以这将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舞台上展

现真实的我。（换了一种快速而清晰的英国口音）我其实是个英国人。我在伦敦长大，在牛津受的教育。虽然我机缘巧合地扮演了一个小丑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工作确实太粗俗了。可以说……美国朋友们，（稍顿）我更喜欢文学。因此，今晚，我希望给各位带来优雅地享受，我将为大家朗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！（拿起书）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作者 F. 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！！

全场默然。

“哦？”人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好是坏。观众席里一片困惑的低语。

安迪（操着英国口音，“啪”的一声把书打开）：第一章。（开始朗读）“在我年轻幼稚的那些年月里，我的父亲给了我一些忠告，从那以后我曾经在自己的头脑中反复思考过这些忠告。‘你以后每逢观察别人，’他告诉我，‘千万记住一点：这个世界上的人不都像你有那么好的教养。’”

有些人发出神经质的笑声。他真的要朗读这本书吗？

安迪（英国口音，继续读）：“他没再多说什么。我们父子俩的话虽说不多，彼此却心照不宣，因此我明白他那话中含有更深刻的哲理……”

突然，观众里有人尖声叫起来——

兄弟会男生：兰卡！！

观众们跟着叫嚷起来。安迪停止朗读，看着那个学生。他笑了。

安迪（用兰卡的腔调）：诗分干舍（十分感谢）！！！！

观众们狂热地鼓掌。安迪等到掌声静下来，他重新开始朗读——

安迪（英国口音）：“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，我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服，永远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姿态；我不想再让自己的目光享有粗暴窥测别人心灵的特权。”

观众开始叫倒好。安迪抬起头看着他们。

安迪(英国口音):求你们了,大家声音小点。我们还有很多要读。(继续朗读)“只有盖茨比(这本书就是以这位先生的大名而命名的)不能幸免——盖茨比,我毫不掩饰地鄙夷他的一切行为……”

人们仍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

内景,大学礼堂,当晚晚些时候

安迪(英国口音):第二章。

人们备感无趣。

内景,大学礼堂后台,夜

手表上的时间是11点半。组织者生气地看着祖姆达——

组织者:他是不是不会停了?

祖姆达(冷冰冰地):当然会停。等他读完他就会停的。

内景,大学礼堂,当晚晚些时候

人们纷纷退场,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人。安迪意识到人们的反感,但是他已无路可退,他必须继续下去。

安迪(英国口音):“有证据表明,汤姆对黛茜一个人四处乱跑感到不安,因为下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和黛茜一起去了盖茨比的聚会。也许他的出现给那个夜晚带来了特殊的压抑的性质……”

台下有人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——

有气无力的声音:演兰卡。

安迪抬起头,他十分震惊。他觉得这是一种侮辱,“发起了脾气”——

安迪(英国口音):你们听着!我不必站在这儿忍受你们的无礼!算了,我不演了。再见!

他“嘭”地合上书。人们欢呼起来。安迪终于发作了,他转过身。

安迪(英国口音):不,不,我逗你们玩呢。

观众席上一片嘘声。

安迪(英国口音):你们听好,你们是希望我继续读下去呢,还是希望听唱片?

观众们大叫着要听唱片。安迪笑了,他把唱针放好。大家惊恐地听到,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声音是安迪继续朗读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

安迪(从唱片中传来的英国腔):“他的出现给那个夜晚带来了特出的压抑的性质,在我的记忆里,它从那个夏天盖茨比的其他聚会中跳了出来……”(叠)

内景,大学礼堂,当晚晚些时候

观众席上只剩下六个人。安迪仍然在读那本书。

安迪(英国口音):“明天我们将加快速度,把手臂伸得更远……总会在一个瑰丽的早晨……因此,我们逆流而上,尽管那倒退的潮流不断地把我们推向过去的岁月,我们仍将继续奋力向前”(神情萧索地合上书)。

安迪(英国口音):完。

没有声音,安迪沉浸在独享的喜悦当中,这从他的脸上可以一览无余,他就像刚刚爬上了珠穆朗玛峰。

安迪等待着,但是没有掌声。死寂一片。安迪抬眼望去……他才发现本已寥寥无几的观众都在酣睡。

安迪耸耸肩,拖着缓慢的步子走下舞台。侧厅里,祖姆达在一张折叠椅上大声地打着呼噜

外景,大学礼堂,黎明

安迪和祖姆达走了出来,祖姆达东倒西歪地眯着眼睛四处看。他们拖着装道具的行李箱,缓慢地向他们租的车走去。校园里空无一人。

祖姆达:没人能像我这么喜欢无政府状态……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!

安迪点了点头,但是他并不明白。

安迪:咱们去吃早饭吧。(切至)

内景,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,白天

乔治正在冲着安迪和祖姆达大嚷大叫。

俩人坐在乔治的长沙发上,惭愧地低着头。

乔治:这算什么演出??(他生气地念完了手里的单子)三百人退场!组织者要求退款!

安迪呜咽了起来,他像个受气包那样小声对乔治说——

安迪:对不起,乔治……

乔治:你太他妈应该说对不起了!(转向祖姆达)还有你,你是领队!你应该提醒着他点!

祖姆达(知错地叹了口气):我们可能是有点离谱儿……

乔治一肚子火儿,他来回踱着。

乔治:在中西部和南部演出的时候,你不能拿观众开涮!这不是后现代,这是找揍。如果你想在得克萨斯演出,你就得演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!你就得演猫王!!

安迪:可是乔治,我想拓宽戏路……

乔治:那好哇。但是只能在洛杉矶和纽约!在那儿你随便实验!出场的时候带个睡袋到台上去睡觉我都不管!

安迪(认真想着乔治的话):他们能让我睡多久呢?

乔治:我不知道!(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放低声音,平静了下来)安迪……你问一问你自己:你想娱乐谁?是观众,还是你自己?

安迪的角度镜头。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(切至)

内景,浴室(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),白天

安迪狂躁地洗着自己的手。他用手接着洗涤剂,然后把手放在水里使劲地撮。而

后再用洗涤剂,再撮,再用洗涤剂……

内景,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,白天

乔治冲着祖姆达叹了口气。

乔治:我替安迪担心。他的压力正在影响他的工作。

祖姆达(想了想):是不是托尼·克利弗顿就要上《出租车》那个组了?我怕这会让他彻底没戏了。

乔治:鲍伯,安迪需要休息。你看能不能让他离开这里的一切。带他去夏威夷,或者去巴厘岛……去找点特别的东西,要好东西……

祖姆达仔细考虑着乔治的话。

(切至)

外景,野马农场(内华达州),白天

一个破破烂烂的招牌上写着“欢迎来到野马农场”。这个围在带刺儿的铁丝网里的地方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妓院。落满灰尘的带斗卡车停在外边的沙地上。

一辆小轿车缓缓地停在大门外。祖姆达和安迪坐在车里,安迪显得很害怕。

安迪:这儿我不太熟……(担心地)我妈知道了会怎么想啊?

祖姆达:她会说“现在我的儿子是个男人了”。

安迪:这太肮脏了。

祖姆达:这儿的姑娘接客前都会弄干净的。

安迪(点点头):好吧。

内景,野马农场,白天

接待室里挂着镶木框淡黑色海报,放着音乐。20个面无表情的妓女排成一排。安迪紧张得像一个高中生,他冲着第一个妓女指了一下……然后他又指了另一个……然后他又指着前一个……

祖姆达:哪一个?

停顿片刻后,安迪变成了一个德国人的

样子,他戴上单片眼镜,僵硬地走了起来。

安迪(扮成德国人):汪(我)凉(两)个都要!汪(我)要那个小姐……寒(还)要那个有凉(两)个大苹果的!

两个被选中的女孩拉着安迪的手把他带走了。他走到门口,紧张地看了祖母达一眼。祖母达笑着安慰他。安迪咽了咽口水,走了进去……

过了一会儿,祖母达开始应付那个年长的妓院老板娘,看她的表情便知她对这些事早已司空见惯了。

祖母达:今天很特别,我朋友第一次找妓女。

老板娘(嘲笑地):你说什么?安迪差不多每个周末都来。

祖母达(几乎惊掉了下巴):你是说……安迪?

老板娘:他不总叫这个名字,有时候他是托尼,穿着燕尾服……

祖母达起先还怀疑,然后他大笑了起来。连他都被耍了。

内景,野马农场卧室,白天

安迪正在和两个妓女摔跤。他们扭作一团,四处乱滚,三个人都只穿着内衣。安迪突然把那两个人都翻倒了,用手臂扣住她们,两人动弹不得。

安迪(喘着气,低头看着她们):你们都让着我。

妓女(性感地傻笑着):那又怎么样……

安迪(笑着躺倒在床上,稍顿):嘿!如果给你们300块钱,愿不愿意跟我去洛杉矶,咱们去搞一台电视演出?(切至)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排练厅,白天

《出租车》剧组的演员们拿着剧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,每个人看上去都怒不可遏。艾德·温伯格走了进来。

托尼·丹泽:他在哪儿呢?

艾德:他刚到。

卡罗尔·凯恩:他迟到了一个小时。

艾德:听我说,别人跟我说过这个克利弗顿有点古怪。这星期,你们必须把他伺候好了。

突然,门“嘭”地一声打开了。托尼蹦了进来,他脏兮兮、醉醺醺的,手里攥着一个用棕色袋子裹着的酒瓶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出租车——吃喝玩乐!寻欢作乐,人民公社!这些词都和《出租车》这个词压韵!是吧,姑娘们?

小温迪和那两个妓女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,她们把自己打扮得像是荡妇。托尼感觉很好,他们大叫大嚷起来。剧组的演员们都瞠目结舌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怎么都哭丧着脸?你们快给我读剧本!(吃吃地笑)不过,都别担心!兄弟我熬了一晚上,把要改的地方都写下来了。(拿出写得乱七八糟的几张纸)我给我加了一首曲子,把裘德·赫尔斯删掉了,我还把地点改在了马迪格拉斯!

艾德脸都绿了。(切至)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,当天晚些时候

这里正在试演。托尼站在一辆车的前盖上跳着踢踏舞。他做了个“奇特”的动作,他的酒瓶突然飞了出去撞在了墙上。演员们都强忍着看他在那儿表演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下面是新的主题歌(开始演唱)。

哦耶,

我们开着出租车,
我们玩得很舒坦。

哦耶,

我们都是同事,

我们作完这变态工作。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机房,白天

心烦意乱的艾德和乔治坐在一起。

艾德: 乔治, 已经耽误两天了。星期五就要拍。我们必须让他走!

乔治(担心地): 我怕安迪会受不了……

艾德: 那咱们现在就下去告诉他!

艾德指着大摇大摆、四处乱逛的托尼。

乔治使劲摇头。

乔治: 下边那个人是托尼, 不是安迪。真的, 就像“茜碧儿”——安迪没在这座房子里!

艾德(死死地瞪着他): 那好, 不管那人是他妈谁, 他现在被解雇了!

乔治(叹了口气): 好吧。但是我们得先跟安迪说一声。我估计他在旧金山, 正准备一个音乐会。

艾德感到意外, 挑了挑眉毛。(切换)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机房, 过了一会儿

乔治在打电话。艾德在原地走来走去。

乔治(对着电话): 嗨, 黛安, 我是乔治。我找安迪, 他在旧金山。(假装等了一会)好, 我等着。

艾德扫了一眼下边的舞台, 托尼就这样忽然不见了, 他像变魔术似地消失了。

又等了一会儿——

乔治换成免提, 然后“咔哒”一声, 电话里传出安迪兴高采烈的声音。

安迪(画外音): 嗨, 乔治! 听到你的声音真高兴!

乔治: 嗨, 安迪。那边天气怎么样?

安迪(画外音): 咳, 这种海湾! 总是雾蒙蒙的!

艾德看上去完全找不着北了。乔治冲他眨眨眼——

乔治: 我和艾德在《出租车》现场呢。托尼出了点麻烦。

安迪(画外音): 天哪! 他受伤了?

艾德: 不是, 不是, 安迪, 不是这种事。(紧张地停顿)是……托尼不太合适。他的表演风格太……夸张了。(切至)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安迪化装间, 白天

托尼正在打电话。小温迪忙着把罐装的冰茶倒在他的威士忌酒瓶里。他抬起头, 感觉受到了侮辱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用安迪的声音): 夸张?(切回)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机房, 白天

艾德: 安迪,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你的艺术修养。你是否同意我解雇托尼·克里弗顿。

安迪(画外音): 天哪!(心烦意乱地)乔治, 这是让托尼去死。他等这个机会等了一辈子。

乔治: 还会有别的机会的。

艾德: 安迪, 我不得不这么做。他演得真是太差了。

安迪(考虑了一阵, 画外音): 我想, 我能理解。不过艾德, 拜托你……跟他说话的时候照顾点儿他的情绪。

艾德: 好的, 安迪, 我会的。

安迪挂了电话。艾德松了口气, 他转过头对乔治——

艾德: 谢谢你。(切至)

内景,《出租车》拍摄现场, 当天晚些时候

托尼·克利弗顿(疯狂地咆哮着): 操你大爷! 我就不走!!

全景。

艾德面无表情。演员们紧张地站在他身后。

艾德: 我们谈好了的!!

托尼·克利弗顿: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必须和另一个人谈——



艾德：不错！！我和安迪·考夫曼谈过了！

托尼·克利弗顿：我不认识什么考夫曼。他冒充我，玷污了我的名誉。利用我的名声，他才有了今天。

艾德面色铁青，盯着托尼，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——托尼火辣辣的目光从他的橡皮面具后面射出来。

艾德：你从我的舞台上滚下去！你被解雇了！

托尼·克利弗顿：我有合同！！我要到劳工部告你！

突然，“咔嚓”一声！艾德顺着声音看过去。一个记者正在拍照。

艾德：你是谁呀？！

记者：我是洛杉矶时报的。我们想给克利弗顿先生作点宣传。（停了一下）是考夫曼先生安排的。

看台上，乔治走进来。他看着下面越来越混乱的人群，有点儿为难。舞台上，群情激愤。艾德勃然大怒——

艾德：保安！把这个人赶出去！！

舞台上，摄影棚的保安跑过来。他们抓住托尼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：住手！把手从我身上拿开！

托尼和大家混战在一起。照相机频频闪光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：放开我！我是大明星！

看台上，乔治看着这个混乱场面，他哈哈笑了起来。

舞台上，两个保安拖着托尼往门口走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：你们会后悔的！总有一天，这

儿全是我的！

托尼尖叫着被拖走了。一片死寂。

艾德：我不想有人看到这些照片。

保安（冲着记者）：这儿不许随便进来。你得把相机里的胶卷给我。

保安伸手要拿相机。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——忽然祖姆达不知从哪儿走了过来，他理所当然地拿过相机。

祖姆达：这个交给我处理吧。

祖姆达拿过相机，不关他事儿似地向门口走去……艾德忽然大叫了起来——

艾德：等等，他是一伙的！

祖姆达一惊。两个保安冲他跑过来。

祖姆达一转身跑了起来，保安在后面紧追不舍。祖姆达跑过乔治身边，突然把相机调换到乔治手上。保安们飞快地跑了过去，根本没有注意到。

乔治一脸苦相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忠于安迪。他盯着自己手中的这个定时炸弹，身上直冒汗。

乔治迅速把照相机塞到外衣里急忙逃向大门，疯疯癫癫连蹦带跳地跑了出去。

外景，派拉蒙片场，白天

乔治玩儿命地跑着。他撞倒了服装架子，绕着人群曲里拐弯地跑着。

片场门口，托尼被人拖了出来，又踢又

叫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：住手！救命！你们不会这样对待韦恩·纽顿——

两个保安把托尼扔出大门。他摔在人堆里。

后景处，乔治发疯似地跑着，从出口逃了出去。

外景，派拉蒙片场门外，白天

乔治三步并两步地走着，气喘如牛。他向后瞟了一眼，托尼就在他旁边。小温迪和祖姆达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。

他们相互看着对方，都感觉到一种默契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：嘿，挺热闹的。

乔治慢慢地笑了。

内景，《出租车》剧组办公室，同一时间

艾德冲进办公室，他无法遏止自己的暴怒——

艾德：浑蛋！！（“嘭”地关上身后的门）他妈的我们说好了的，那浑蛋却耍我！！

艾德气炸了。他的秘书小心翼翼地对他——

秘书：哦，艾德……有你一个电话——

艾德：我不在！

秘书：那个，哦……是安迪·考夫曼……

“哦？！”艾德气得直抖，他盯着电话看了一会儿，慢慢拿起听筒。

艾德：喂？？

没有声音。过了一会，安迪开始讲话，他的声音很平静。

安迪（画外音）：刚才你真是太精彩了。

艾德（大吃一惊）：哦？

安迪（画外音）：刚才你在情境里。你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的制片人。（由衷地高兴）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即兴演出。

艾德的近景。他认真地想着安迪的话。而后，令人惊讶的是：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

的笑容。

艾德：那……谢谢夸奖。

安迪（停顿片刻，画外音）：那好，下周见。

安迪挂上了电话。艾德坐在那里，还没有回过味儿来。（切至）

内景，洛杉矶健康食品餐厅，夜

安迪、祖姆达、乔治和小温迪挤在车厢座里，他们笑个不停，庆祝着自己的胜利。他们读着洛杉矶时报，急切地想知道报纸是怎么报道这事的。

插入报纸上的头条新闻：“谁是托尼·克利弗顿？”下面是一张托尼被扔出拍摄现场的照片。他们欢呼起来——

安迪：太棒了！这回托尼成真人了——不光在电视上！这对他的事业大有好处。

祖姆达（念着文章里的一段）：“这真是安迪·考夫曼吗？如果他是安迪·考夫曼，安迪·考夫曼是不是疯了？”

安迪（得意地笑着）：看，他们完全被骗住了！我只不过是在表演一个疯子！

大家不高兴地看了他几眼。

安迪（高兴地看着自己的晚饭）：哦，这太好吃了。（冲着侍者大叫）嘿，再给我来点海藻？！（切至）

内景，演出经纪人办公室，白天

一个油头滑脑的经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。这间办公室看上去很拥挤，到处都挂着明星照片。他一边看着洛杉矶时报上的报道，一边打着电话——

经纪人：史皮罗先生，我是金·奈特，我在哈瑞斯塔霍。我们想和安迪·考夫曼签约，请他到我们的娱乐场演出。

（交叉切入）

内景，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，白天

乔治在打电话——

乔治：呃，安迪实在不喜欢在娱乐场里

表演。观众不太配合。

经纪人(画外音):哦。

那人有些失望,想着接下来还应该怎么说——

经纪人(画外音):那托尼·克利弗顿呢?

乔治(有些吃惊):真的?! 你希望托尼·克利弗顿在哈瑞斯塔霍演出??

经纪人(画外音滑头地):当然。我们想扩大我们的观众群——我知道大学生很喜欢安迪·考夫曼。

乔治(没了兴趣):你听我说,我得跟你说明清楚。托尼·克利弗顿不是安迪·考夫曼。

经纪人(画外音):对,对,对。我知道!(笑得挺开心)眨呀眨!摸呀摸!

乔治(哭笑不得):不,我是说真的。你只要签了托尼,就别盼着安迪。

经纪人(画外音,笑得厉害了):我会碰碰我的运气!!

乔治眼珠转了转,很不耐烦。最后,他耸了耸肩——

乔治:好吧,随你便!你就签他吧。

(切至)

外景,日落大道,白天

乔治开着他的敞篷车。突然,他看到了什么,这让他大吃一惊。他猛地一踩刹车。跟在后面的三辆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,差点儿撞到一起。

乔治根本没注意到这些。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一个布告栏。布告栏上写着:“哈瑞斯塔霍献上,安迪·考夫曼暨托尼·克利弗顿!同台演出!只此一晚!”

乔治看得目瞪口呆

外景,日落大道公用电话亭,白天

乔治(对着电话大喊大叫):金,你误会了!! 托尼和安迪不可能同台演出。(心烦意乱地)这在肉体上是办不到的。

经纪人(画外音):怎么会?你一遍又一

遍、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,托尼·克利弗顿不是安迪·考夫曼。

乔治:对,我知道我怎么说!但是,你得相信我,这是不可能的!

经纪人(画外音):当然可能。托尼自己给我打的电话。他冲我喊了半天,坚持要求他的化妆间要比安迪的大。他们今天晚上要一起上台,真的!

乔治惊呆了。他看着他的手表。

(切至)

外景,塔霍湖,黄昏

华丽的哈瑞娱乐场掩映在四周的暮色中。传来刺耳的喇叭声:“托尼·克利弗顿和安迪·考夫曼!”乔治让尖叫着的车停下,他跳出车子跑进表演场。

内景,哈瑞娱乐场,夜

娱乐场里挤满了人,到处是人们好奇的谈话声。侍者们忙着收拾餐桌。乔治冲了进来,找到了一个远远的位子,这里已经坐了几个人。一个男人正对他妻子兴致勃勃地说着话,这个男人听上去是个好出风头的人。乔治支起耳朵听着——

男人:你没听懂我的意思!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概念。

妻子:你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。他们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?

男人:这是真的!他们永远不会同时上台!

台上的乐队奏起了开场的小号。光线转暗。刺眼的追光打到舞台边缘。突然,托尼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,手举在头顶上摆了一个得意洋洋的姿势。

雷鸣般的掌声。托尼微笑着。音乐停了下来。

乔治向前探着身子,他很好奇安迪到底会怎么出场。

托尼装模作样地鞠了个躬,转身对着乐

队,他在等待。嘈杂的声音慢慢减弱,但没有完全消失。托尼等着,等着,等着……突然他转向观众狂暴地喊了起来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:闭嘴!!!!!!

所有人都抬起头,吃惊不已。大家的咕哝声差不多停了下来。托尼就那么站着,目光中带着愤怒,盯着所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,一直等到他们安静下来……托尼转了回去,对着乐队抬起胳膊。乐师们拿起各自的乐器。全场都安静了下来,只有瓷器碰撞的声音。侍者们正在上咖啡。

托尼像一个陀螺一样猛地转过身,面色铁青。

托尼:你们难道没听见吗,穿得跟企鹅似的!!!

人们作着手势,嘴里发出“嘘!”声,让侍者们安静。侍者们这才意识到托尼是在对他们说话,他们将信将疑地转身看着台上!这是他们的工作啊!

托尼·克利弗顿:对!对!就是你们!我在跟你们说话!!你们最好站在那儿别动,不然我踢烂你们的屁股!!!

托尼的一通爆发是如此不留情面,那些侍者都不敢再动。他们像雕像似地站着,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

托尼很满意,转回去对着乐队抬起胳膊。乐师们再一次拿起各自的乐器。看上去马上就会有音乐来盖过所有的声音,侍者们开始四处走动,观众们开始低声说话。托尼听到了,他放下了手臂,一脸的失望。

乐师们放下乐器。托尼等着,终于等到了绝对的安静。他示意乐队重新作好准备。乐队准备好了。刚好就在这个时候,有人放了一下汤匙。

托尼晃动着身子,就像被电击了一样。他再次把手放下,转过身,死死地瞪了那个肇事者一眼。他再次转过身,低下头,等着,

等着,等着。

乔治旁边那个好出风头的男人小声对他妻子说。

男人:他不会开始演出的!考夫曼觉得这才最有意思。(稍顿)我们花了40块钱,就为来看这个永远不会开始的演出。

乔治傻乎乎地笑了。全场鸦雀无声。慢慢地,非常缓慢地,托尼抬起了胳膊。慢慢地,乐师们准备好各自的乐器。托尼就这么站着,站着,站着,他在等……等着什么声音……来打破现有的寂静。结果前功尽弃,有人咳嗽了一声。整个过程又重头来了一遍。

终于……终于……托尼被绝对的寂静包围着。终于,(就在这种无声的等待漫长得就要让人无法忍受的时候)托尼有所举动。他原地转过身,看着台下的观众……

整个地方看起来像是图斯奥德蜡像馆。托尼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。观众的反应各不相同——

有人笑,有人叫倒好,有人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,有些人猥亵地尖叫,还有些人居然鼓起掌来。

托尼非常高兴。他转向乐队,举起指挥棒,打下第一拍!音乐开始。

一束追光打在台侧……安迪大步走了出来。

乔治惊得下巴几乎掉下来。

那个男人的妻子:瞧!我跟你说过!他们不是一个人!

整个观众席掌声雷动。一切恢复正常,就好像一次平常的演出。安迪羞涩地鞠了一个躬,走到早已摆在那儿的一排康筋鼓前。他开始演奏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抓起一个麦克风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:谢谢大家!谢谢大家!下面这首曲子是写给我朋友弗兰克·辛纳特

拉的。这首歌让他小小地火了一把,但是他却忘了在专辑里感谢我。

托尼开始引吭高唱《我就是我》。

乔治斜着眼,想弄明白这个人到底是谁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唱):

我是不是对,

我是不是错,

这世界上会不会有

属于我的角落!

我就是我!我就是我!

我还能是谁,我自己又是谁?

托尼的演唱糟糕透顶。安迪高兴地敲着康茄鼓伴奏。观众根本摸不着头脑。唱到结尾,跑着调,他的声音很吓人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(唱):

我们要接受(扯着脖子喊着最高音),

我就是我自己,己,己,己!

乐队以一阵喧闹的重音作结。观众席上噓声大作。(切至)

内景,哈瑞娱乐场后台,当晚晚些时候

乔治在走廊里转悠,他在找化妆间。他转了个弯,看到一扇门上写着“考夫曼”,而隔壁的一扇门上写着“克利弗顿”。

乔治瞪大了眼睛。他想了想,打开了“考夫曼”的门。

屋里只有安迪一个人,他正在收拾东西。乔治的出现让他十分惊喜。

乔治没有进去。他走到那扇写着“克利弗顿”的门前。安迪跟在后面。乔治打开那扇神秘的门……

内景,哈瑞娱乐场克利弗顿化妆间,夜

化妆间里,祖姆达正在卸妆。他摘下托尼的橡皮面具。

乔治大口喘着气,哆哆嗦嗦地坐下。安迪兴高采烈地跟进来。乔治十分惊异——

乔治:你还挺得意。你这样子就像弱智儿童放学回家,“看,爸爸,我得了个差!”

安迪: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?

乔治:“好笑”?我不知道。我就觉得让人摸不着“头脑”、让人“头昏”、让人——“头疼”。就这感觉。(不再那么严厉)比如说,那会儿,你们俩一起上台那会儿……

安迪(兴奋地窜下跳):哟一呼!你明白了吧,看了很多东西之后,观众会觉得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看见托尼·克利弗顿,他们就说“那实际上是安迪·考夫曼”。这样的话,演出一下就没意思了。所以现在,事实是,托尼否认他是我!托尼不是我!但他又可能是!观众永远也不会知道……(语无伦次地)他们以为是在笑话我,实际上是我在笑话他们,因为他们是错的,而我是对的!

乔治(被搞得晕头转向):现在你成功了,你制造了这个精致的笑话,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会笑。(讥讽地)你……和你。

祖姆达:就算是这样!但是我们觉得这很有劲儿!现在我该去演托尼了。我会在哪个人头上浇杯水的!

乔治(变得严肃起来):但这有什么意义吗?这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吗?

安迪(沉思着):乔治,观众希望我不断地让他们感到震惊。但是除了装死,或是把剧院烧了,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。(深思地)因为我一直都得比他们领先一步。

乔治:我觉得你把这种哲学扩展到真实生活中了。这太霸道了,再不会有什么是真诚的了。

安迪(感到困惑):乔治,以前就没有。(稍顿)你以前不知道吗?(切至)

内景,安迪的公寓,夜

杂志封面上是阿诺德·施瓦辛格,这正是他作为健美运动员最辉煌的那段日子。

到处都是杂志、健美、女性、摔跤。

安迪仔细研究着，祖母达担心地看着这些杂志。

安迪：瞧这个！一个邪恶的俄国人！哦，这儿有个邪恶的纳粹——他为铲除肮脏的东西而战！嘿，这儿还有邪恶的日本人！

祖母达：什么东西，二战？

安迪：你知道吗，我一直想当一个摔跤手，看上去很坏的那种……

祖母达：不是我说你，兄弟，我觉得你根本不是干这个的料儿。这些荷尔蒙过盛的大男人能打断你的腿！！他们的个头儿太大了！

安迪沉下脸。他知道祖母达说的没错。

停顿片刻，安迪注意到一期相扑杂志，封面上的照片是一个摔跤手和他娇小的未婚妻。他慢慢拿起这本杂志，来了精神。

安迪：那我可以挑个比我个头小的……

内景，莫夫·格里芬节目，白天

特写，安迪和莫夫·格里芬。安迪穿着一件愚蠢的摔跤服，看上去像是减肥内衣。他学着摔跤手的样子吼叫着——

安迪：……我发誓我会坚持比赛，直到我被击败为止。我双肩着地就算失败！！比赛时间是三分钟。

莫夫（不太好意思地）：而且对手是女人。

安迪：对！是女人！（强调地）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在摔跤比赛中女人不可能胜过男人，即便是接受过重量训练的女人……摔跤是需要头脑的。（他想不起该说什么了）还有，呃，我就是觉得女人在这方面不行。

观众都觉得不对劲，他们小声咕哝着。安迪笑了，他想收回刚才说的话。

安迪：不，不！女人在许多方面都比男人强。比如说做饭，打扫卫生，洗土豆，刷胡

萝卜，养孩子，拖地，她们都比男人强。我敢肯定！

没人出声。莫夫有点不安。一些人开始喝倒彩。我们能看出安迪挺高兴。

安迪：但是说到摔跤，女人就得靠边儿站！如果哪个女人认为我说的不对，就请上来证明给我看。我会闭上我的嘴而且给她500块钱。

莫夫转身面向观众席，怂恿着——

莫夫：有人……要上来吗……？

全景。所有女观众都愤怒地举起手！

镜头从人群中划过，终于有了人选——这是莲恩，一个活跃的女人。她一边生气，一边笑，还自言自语地说着——

莲恩：我要打死这个笨蛋。（切至）

内景，莫夫·格里芬节目，几分钟后

安迪和莲恩站在场地里。莲恩不屑地看着安迪一个人在那儿耀武扬威。祖母达穿了一身裁判的衣服。

祖母达（假装裁判）：请双方握手，各就各位，然后回到这里开始比赛。

莲恩伸出手。安迪假装要和她握手，又嘲笑着把手撤了回来，大摇大摆地走开了。人们噓声大作。

“当！”的一声，铃声敲响，比赛开始。莲恩冲着安迪撞了过去，使劲地想摔倒他。但是她一点儿摔跤的经验都没有。安迪一下抓住她的双腿把她翻了过去。

“叭”的一声，莲恩摔在地上。看来安迪是训练过的。

祖母达单膝跪地，察看结果，他尽力让一切看起来都很专业。莲恩挣扎着，扭着身子。

莲恩抓住安迪的胳膊使劲把他按倒。人们欢呼雀跃。安迪的身子撞到地板上。欢呼声更热烈了。突然，安迪翻过来抓住了莲恩的头发！莲恩的头猛地向后弯了过去。

群情激愤。祖姆达慌忙跑过来,作了个严重警告的手势。

安迪点点头,俩人分开。他们转着圈,对峙着,莲恩在寻找突破口。突然,安迪来了个单臂扼颈,莲恩的手臂动弹不得。俩人拼着力气,最后安迪把莲恩脸朝下摔在地上。记数——一! 二! 三!

“当”的一声,比赛结束。安迪跳起来嘲笑观众——

安迪:我赢了! 我有头脑! (指着自己的脑袋)好了,宝贝儿,认命吧! 回去作饭吧,那才是你该干的!!!

莲恩生气地看着他。

突然,场子里响起老唱片里欢快的钢琴曲,其中间杂着一只小鸡的咯咯叫声,安迪一边跟着叫,一边绕着场地学着令人讨厌的公鸡步。

内景,莫夫·格里芬节目后台,当天晚些时候

接待员陪着莲恩。莲恩头晕眼花的。接待员跟她说了一大堆废话。

接待员:这是免费赠送的莫夫先生的照片。这是你那份海龟蜡……

莲恩:我不需要海龟蜡。

接待员:到这儿来的每位客人都有一份。这是红龙虾餐厅的双人优惠券。

莲恩接过这堆没用的东西晃悠悠地走了。她经过安迪面前时,安迪高兴地叫住她——

安迪:真了不起,你得分了! 这些东西不错啊!

莲恩:走开。可怜别人去吧。

莲恩不愿和他纠缠,匆匆离开了。安迪在后面追她——

安迪:嘿,你不会把刚才我说的那些当真吧,那是演出的一部分! (很想引起莲恩的兴趣)就像是以前,狂欢节的时候,戏院前

招揽生意的人会故意去激怒观众。

莲恩:是吗。就是说你刚才才是假装成一个混蛋了。

安迪(高兴地点点头):这个我很在行!

莲恩盯着他,勉强笑了一下。(切至)

内景,黄金体育馆,白天

在这里锻炼的人都肌肉发达、虎背熊腰,他们个个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。在一个角落里,安迪不停地推举一个巨大的杠铃。乔治看着他,自己都觉得不好受。

乔治:莫夫·格里芬收到两千封表示反感这个节目的来信。安迪,莫夫·格里芬从没收到过不表示反感的信。

安迪:这些信说明节目很成功。我在发展自己的观众——就像蓬克摇滚一样! (他递给乔治一个杠铃)来,拿着这个。

乔治:不,我才不拿它呢。拿了它,我的腰会折的。

乔治抱着双臂。安迪皱了皱眉,把重量减轻了一些。

乔治:你小子,现在大家对你深恶痛绝! 下次你露面的时候,妇女们会组织纠察队的。

安迪:她们正乐着呢……

乔治:错! 你根本没让她们看出你是在演戏!

安迪:那是因为她们只看了一回。而我会一次又一次地演下去,反反复复地演下去的……(疯狂地咧开嘴笑)她们会明白的!

(切至)

蒙太奇段落: 内景,摔跤场

一系列的摔跤比赛。

比赛 1: 安迪把一个肥胖的女人摔倒在地。

比赛 2: 安迪夹着一个小小子女人的头把她按在地上。

比赛 3——比赛 20: 安迪把一个意大利

女人从场地里扔了出去。他骄傲地在头顶上晃动着一条假冒的塑料冠军腰带。

安迪:我是异性摔跤世界冠军!!!

人们厌恶地喝着倒彩。(切至)

内景,电影院,白天

安迪正在售票处买票。

安迪:我要两张。

售票机里弹出两张票。

外景,电影院,白天

安迪站在电影院门前等人。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,莲恩从里面走出来。

安迪:嗨……

莲恩:嗨……我是不是迟到了?

安迪:没有,不会有问题的。

安迪把票递给莲恩。俩人走进电影院。

内景,电影院,白天

安迪急急忙忙地冲糖果柜台走过来。

安迪:要爆米花吗?

莲恩:不用,谢谢。

安迪:我想要一份。(到柜台前)我要一大桶爆米花,多加点黄油。

卖糖果的女孩做好了安迪要的爆米花。安迪给她钱,然后转身向出口走去。

安迪:好了,咱们走吧。

莲恩有些莫名其妙。

莲恩:安迪,电影院在那边!

安迪:我喜欢吃电影院里的爆米花,但是不一定非得去看《金色池塘》。

莲恩站在原地。安迪笑了。

安迪:走吧。咱们散散步。

莲恩(愣了一会儿,然后大笑起来):好吧(扔掉票追了上去)。

外景,电影院/街道,

白天

他们离开电影院,走在人行道上。

莲恩:你干吗给我打电话?我从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。

安迪:嗯,呃,莲恩……我很欣赏你摔跤的动作。

莲恩:你欣赏的不止这些吧。一个男人在作国家电视台的节目时小弟弟硬成那样儿真是太奇怪了。

安迪(大吃一惊):噢!哦,我希望没有冒犯你。

莲恩:我这不是来了吗?

安迪被彻底俘虏了。他睁大了眼睛,讲话速度都快了起来。

安迪:你不想去孟菲斯结婚?

莲恩(不相信地):我想不想去孟菲斯结婚?

安迪:对。

莲恩(稍顿):为什么去孟菲斯?

安迪(说得很快):因为孟菲斯是世界摔跤之都!我走上台,宣布我要剃光头,和打败我的女人结婚!然后你上来,咱们摔跤,我会让你赢!然后你就揭了我的头发,我们就在《莱特曼访谈》里结婚,就像小蒂姆在卡森结婚一样……就在演出的时候!你说怎么样???



莲恩(看着安迪的眼睛):哇! 这些都是真的吗?

安迪(温柔地一笑):如果你愿意……

(切至)

内景,孟菲斯中南体育馆,夜

竞技场里挤满了狂热的南方摔跤迷,他们喝着倒彩。女人们戴着发网,男人们擦着啤酒罐。这些人比我们以前看到的要粗俗得多。

安迪站在场子里,没有刮脸,穿着一件撕破的绿色长袍。他冲着观众尖叫着——

安迪(尖叫):闭嘴!(嘘声更大了)闭嘴!放尊重点!我讲话的时候你们安静点!

人们的嘘声更大了,他们向场上扔着垃圾。安迪看上去很高兴。

安迪:如果哪个女人能打败我,我就给她一千块钱!然后我就剃个秃瓢儿,跟这位幸运的女士结婚——作为她打败我的奖金!!

人们尖叫着,嘲笑声,喝着倒彩。从台下靠前的地方,莲恩跳了出来。

莲恩:看这儿,安迪·考夫曼!我和你较量——胆小鬼!

一片不怀好意的笑声。

安迪:噢,噢,这个女生有点不高兴。听好了——回你的厨房去吧!

莲恩(“愤怒”地):不!你回厨房去吧。我会让你给我擦碟子擦碗的。

观众鼓掌。莲恩笑了,她开始准备进场。安迪开始来劲儿了。突然,一个体格硕大的南方男人跳了进来一把夺走了麦克风。

男人:算了吧!这个女的是个托儿!她就是考夫曼的女朋友!

安迪和莲恩都吃了一惊。

安迪:你——胡说。

男人:这都是安排好的!我不允许你弄虚作假来破坏这项伟大的运动!!

群情激愤,嘘声一片。莲恩小声问安迪。

莲恩:安迪……这人是谁……?

劳勒:我是杰瑞·劳勒,孟菲斯摔跤之王!!(一句话博得全场喝彩)要是考夫曼真的想比试,就和我带来的人试试,这是一个真正的摔跤手!她训练有素,已经蓄势待发!!考夫曼,你觉得你应付得了吗?这就是福克茜·杰克逊!!!

这时,一个肌肉格外强健的黑人妇女站了起来——福克茜。

整个体育馆里充满了狂热的尖叫。人们敲着座椅,吼叫声震耳欲聋。劳勒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莲恩担心地看着安迪——这回他算是被卷进去了。(切至)

内景,中南体育馆,当晚晚些时候

“当”的一声,铃响了。福克茜走过来,拉开架势。安迪还呆在他的角落里耗时间。他若无其事地脱下袍子。福克茜在旁边不耐烦地蹦着。安迪又若无其事地把脖子上的毛巾拿掉。人们嘘声大作。安迪仍然在拖时间,他摘下手表。

观众扯着脖子喊,个个脸憋得通红。安迪是在折磨这些人。一个带纹身的家伙跳了起来。

带纹身的人:你吓坏了吧???

安迪轻蔑地笑了一下。他把手指捏得“劈啪”作响,然后终于起身走了过去。他开始活动身体,愚蠢地把胳膊转了一圈又一圈,看上去像是个风车。他恐吓福克茜,让她离自己远点。

福克茜无奈地等着。裁判员跳开。开始一分钟倒计时。终于,安迪不再搞东搞西。真正的摔跤开始了。福克茜直撞过来,抱住安迪来了个窝脖。观众们欢呼着,备感安慰。劳勒用手势给福克茜发了个信号。福克茜使劲拽住安迪,但是安迪猛地跑出了

来。

安迪的兴趣被挑了起来。福克茜又冲过来开始新的回合！安迪伸手向高处一指，示意裁判往上看。裁判向上望去——安迪乘机给了福克茜一个耳光。

观众狂暴地嘲笑安迪。裁判转过身，安迪无辜地耸耸肩。然后他冲向福克茜，表演式地把她推向护栏。福克茜被反弹回来，跌跌撞撞站立不稳。安迪跪倒在地，福克茜从他身上绊了出去，摔在地板上。

安迪野蛮地骑到福克茜身上，把她双肩按在地上。裁判数着：一！二！三！“当”！

比赛结束。安迪仍然骑在福克茜身上，扭着屁股，色迷迷的，十分无礼。

杰瑞·劳勒在角落里大叫——

劳勒：好了，你赢了。从她身上下来！

安迪不理他，像小鸡扇翅膀一样挥舞着胳膊。

嘘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响。观众情绪越来越激动。

人们愤怒的喊：杰瑞，帮帮她！进去！别光看着！

劳勒犹豫了一下。他忽然钻进场子把安迪提了起来！他气愤地把安迪推倒在地。

安迪（大吃一惊）：你要干——干什么？我不打男人！

劳勒窃笑了一下走开了。安迪抓过麦克风，整个是反应过度。

安迪：我要告诉你！（开始情绪激昂地演说）我告诉你，劳勒！我可不是乡巴佬，我是大明星！你一声不响，上来就打，我绝不容忍你这种行为！我从来就没说过要跟你比赛！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（热血沸腾地）我要雇一个律师把你告得分文不剩！你这是殴打，是人身伤害！在法庭上，我会把你这个南蛮子整得屁滚尿流！！！

劳勒抓起麦克风和他吵了起来。

劳勒：有种你试试？！我告诉你安迪·考夫曼！摔跤对我来说是一项严肃的运动！我不喜欢任何人拿它开玩笑，我讨厌侮辱南方人！所以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：要么上法庭，要么你和一个男人上场摔跤，来一次真正的摔跤比赛！

安迪看着他，气得七窍生烟，狂怒不已。

安迪：你——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（对劳勒）你！你以为我是个胆小鬼吗？！

安迪一把夺回麦克风。他的脸贴到劳勒的脸上，劳勒十分震惊。

安迪（讽刺地学着南方口音）：你要和我摔——哎、哎、哎跤吗？！你要和我摔——哎、哎、哎跤吗？？？好吧，劳勒，咱们别遮遮掩掩的！不错，我以前是只跟女人摔跤，但她们都比你强大！实际上，她们差不多比你聪明，因为你是从田纳——啊、啊、啊西孟——哼、哼、哼、菲斯来的！（恢复自己的声音，指着自己的脑袋）我是从好莱坞来的。我有头脑。我就是这么赢的。劳勒先生，我会让你哭爹叫娘的！

安迪冲劳勒呲着牙。劳勒被激怒了，简直想把他勒死。工作人员跑过来把他们分开，俩人都要气炸了。

外景，中南体育场入场通道，当晚晚些时候

还能听到从上面主入口传来的吵闹声。安迪和莲恩急匆匆地走着。莲恩有些不高兴，安迪倒是趾高气扬，身上还穿着他那身摔跤的衣服。

莲恩：这是演出，还是你惹麻烦惹上了瘾了？？

安迪（开玩笑地模仿醉鬼）：我没醉，我很清醒……

莲恩（并不觉得好玩）：你不要再把我当成你这边的人了。

安迪（不再表演）：对，对不起。我得回

去表演了。

莲恩(狠狠地瞪了他一眼):我警告你,考夫曼,哪天你早晨起来,会发现脑袋被剃光了。

安迪哈哈大笑。(切至)

内景,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,白天

乔治闷闷不乐地盯着安迪。安迪心情相当不错,他吃着一大块巧克力蛋糕。

乔治:安迪,你知不知道你演的已经不是喜剧了?以前那个可爱的家伙哪儿去了,他会唱(唱起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)“我是超级无敌鼠霸王”(停了好一会儿)求你了,别再摔跤了!你已经和现实失去联系了!

安迪(直率地):什么,你觉着我打不过他吗?

乔治:他是南方最重量级冠军。他会把你打死的。(坚决反对)首先,你惹火了女人。然后,你惹火南方人。最后,你被打死!(自嘲地)而合同都是我签的。

安迪耸了耸肩,对乔治的话没什么反应,接着吃蛋糕。

乔治:安迪,你听我说,我希望你能接下这个活儿——电视节目《星期五》的嘉宾主持。这节目不是那么热门……但对你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。这是个直播节目,他们让你自己作主,你可以重新逗人笑。

安迪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。他只听到了一件事——

安迪:你是说……直播?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后台,白天

《星期五》剧组的演员正在作准备。在一个角落里,安迪正和导演杰克·波恩斯争吵。

安迪:我讨厌最后这个小品。让我拿毒品开玩笑,我不干!

杰克·波恩斯:安迪,不会有事的!这个节目,是因为这个出的名!(表演“飘飘欲

仙”)毛伊岛?呜喂!

安迪(火冒三丈):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……

杰克·波恩斯:别担心!小孩都喜欢这个……

安迪(勃然大怒):我不拿毒品开玩笑!我并不觉得轻视它有什么好笑的!(大叫)你们答应过由我作主的!

安迪拂袖而去。偷听的演员们直摇头。

男演员:什么鸟人!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导播室,白天
导播室里的梅纳德笑得有点蹊跷。

内景,考夫曼家卧室,夜

斯坦利坐在电视机前。《星期五》的片头音乐“叮叮当当”地开始了,屏幕上推出演职员表。可以听到珍尼斯在厨房里洗餐具的声音。

斯坦利:开始了!珍尼斯,开始了!

珍尼斯跑进来,手里还拿着没洗完的碟子(以下交替切入拍摄现场和安迪父母家的电视播出画面)。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,夜

正在现场直播演出过程。一个鬼鬼祟祟的播音员窃笑着上台来(他独白的过程中,摄影机从观众席间摇过)。

播音员:下面这个小品讲的是两对夫妇在外边吃饭,而且……每个人都偷偷地带大了大麻,(观众们惊讶得直叫,他笑了)所以每个人离开饭桌,都是偷偷地跑到洗手间里过瘾去了……

观众热烈地欢呼。(切至)

内景,考夫曼家卧室,同一时间

珍尼斯:我看见迈克尔了!

斯坦利:哪儿呢?

珍尼斯(指着观众席的一个座位):那儿!(切至)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,夜

迈克尔和女友坐在前排,他小声地和她说话。

迈克尔:呆会儿,我带你到后台。让你认识认识我哥哥。

女孩兴奋地笑了。

这里的景片是一个法国餐厅。安迪、男演员理查德和女演员梅兰尼坐在一张桌子旁边。另一个女演员玛丽踮着脚尖走了过来,她一脸傻笑,正在表演“飘”的感觉。

玛丽:我的天哪,饭馆真是奇怪的地方,是吧?谁也不认识谁,就这么坐在一起,把动物尸体往脸上塞!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!

她又哈哈傻笑了几声。另外三个人表演困惑不解的样子。

梅兰尼:就算是吧。

男演员:对不起,我马上回来

安迪起身走了出去。(切至)

内景,考夫曼家卧家,同一时间

珍尼斯:他们真的没给安迪多少戏。

斯坦利:他不是说他马上回来吗?

(切至)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,夜

演员们看着菜单。安迪突然回来了,脸上带着奇怪的笑容,双腿摇摇晃晃。

观众们怪叫着:呀!好爽!

安迪笨拙地坐下来,他显得怪怪的,他犹豫着。

安迪:我的天哪,那个厕所里颜色真丰富……

安迪突然不再说话。演员们抬头匆匆瞟了他一眼。

安迪噘着嘴唇,烦躁不安。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停顿。

“呃……”安迪不想再往下说台词了。演员们不安地环顾四周,因为这是直播——终于,梅兰尼救了场——

梅兰尼:你没事吧,亲爱的?怎么了,卡尔?

安迪(摇头):我不能……

观众紧张地笑。

安迪:我演不了那种“飘”的感觉。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导播室,夜
导播和其他工作人员不知所措,他们翻着剧本——

导播:他妈的!他干什么呢??

梅纳德(倒是很镇静,举起手):没事儿。就这样别管他。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,夜
一阵沉默。看上去安迪心里很不好受。

理查德(小声对安迪):照着提示板念!

安迪(摇头):我演不了“飘”的感觉。我觉得这太傻了。

又一阵沉默。演员们看出情况不妙,都觉得很沮丧。

梅兰尼:你觉着傻?那我们这是干什么呢?!

窒息的紧张。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理查德早已烦透了,他站起来,没好气地走出拍摄场地。一个摄像犹犹豫豫地跟摇,也不知道下面该干什么。

玛丽迷惑不解。她继续傻笑着,“飘”着。

理查德走了回来,手里拿着提示板。他厌烦透顶,照着安迪的头就把提示板扔了过去。人们傻傻地叫着好。

安迪:不用你提醒我!

安迪异常气愤,抓起道具水杯就朝理查德脸上泼了过去。

理查德:嘿!这段别拍!

梅兰尼:你这个不要脸的!

梅兰尼把道具黄油全拍到了安迪头上。

全景。杰克从场里跑过来,冲着导播室打手势。

杰克·波恩斯: 插广告! 哥儿们! (又冲着安迪喊) 你别在台上呆着!

安迪: 我说过我不想演这个小品。

杰克·波恩斯(戳着安迪): 你快点下去!

安迪: 别碰我!

安迪对准杰克就打, 杰克被打得后退几步, 挥拳冲了过来。安迪和杰克打作一团。几个大块头的工作人员跑进场。观众一片惊叫。

现场大乱。安迪撞来撞去, 叫骂声越来越激烈。演员们四处躲闪。工作人员使劲拉架, 所有人都被卷了进来。

观众席里, 迈克尔想冲过去帮忙, 被一个保安挡了下来。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导播室, 夜
技术组冷静得有些反常。梅纳德十分镇静, 不知他卖的什么药。

导播: 倒数三! 呃, 四! (切至)

内景, 考夫曼家卧室, 同一时间
斯坦利和珍尼斯目瞪口呆, 大张着嘴。

电视屏幕上拳脚飞舞。突然音乐起, 节目切换成广告。

斯坦利和珍尼斯仍然盯着电视机。终于——

斯坦利: 他小时候, 我该让他多出去玩玩。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, 夜

安迪和杰克打得不可开交。现场导演用上全身力气大喊一声——

现场导演: 现在是插播广告! 听见没有, 已经是广告了!!

安迪转过身, 看到直播指示灯已经灭了。他立刻就不打了, 就跟没事儿人似的。杰克也马上停了下来。两人互相瞟了一眼, 突然大笑起来。他们笑个不停, 互相开着玩笑, 看起来都挺高兴的。

观众席里, 迈克尔莫名其妙。

梅兰尼: 天哪!

一切骚乱都嘎然而止。观众们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起哄。演员们目瞪口呆, 他们省过了味儿, 个个怨气冲天。

梅兰尼: 这人真他妈变态!

玛丽: 怎么事先没人跟咱们说过???

突然, 梅纳德兴冲冲地从导播室跑出来。人们好奇地看着他。

安迪看上去有些泄气。梅纳德大声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解释。

梅纳德: 我很抱歉! 现在我要作一个声明! 这里的所有人刚才都参与演出了这起“意外事件”。为了让演出更真实, 有些人知道内情, 而有些人是完全不知情的。

观众们哈哈大笑, 疯狂地鼓掌。演员们还是不太敢相信。只有一个人歇斯底里地大笑, 多数人都很生气。

梅纳德: 但是我们不想让那些在家观看电视节目的人感到失望, 所以现在安迪马上就会向大家道歉, 并且向大家解释刚才的这些都是恶作剧。对吗, 安迪?

安迪(非常平静地): 对……

梅纳德: 好, 很好! 那么让我们准备开始吧!

工作人员们开始清理现场。

观众席上, 迈克尔紧紧盯着安迪。这是两兄弟间不寻常的、心照不宣的一瞬。

迈克尔(自言自语, 担心地): 安迪……

(切至)

内景, 考夫曼家卧室, 同一时间

在斯坦利和珍尼斯的感觉中, 广告好像永远也播不完了。

珍尼斯: 安迪干吗要这么做? 他为什么? ……为什么?

《星期五》开场音乐响起, 屏幕上渐显出安迪的面孔, 他看着摄像机, 僵硬、严肃。

安迪(电视画面): 刚才插播广告的这段

时间里,ABC的人要求我向大家道歉,并向大家解释真实情况。他们让我告诉大家,刚才那一段打斗的情节是编排好的……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,夜

提示观众“鼓掌”的信号闪动着。观众们顺从地鼓起掌。导播室里,梅纳德面露笑容。

安迪:还有……呃……(他哽咽住了)我不能这么做。(停顿了一下)我……我说不出口。(心烦意乱地)这是谎言!是掩盖真相!

梅纳德被眼前的变故弄懵了。人们的笑声中也透着不安。

安迪:你们在笑什么呢?我没有在开玩笑!他们威胁我,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,他们就会把我赶出《出租车》剧组!(颤抖地)但是,我不会妥协的!因为你们看到的都是真的!!

内景,《星期五》拍摄现场导播室,夜
梅纳德看上去快撑不住了。

梅纳德:插播广告!

安迪(电视画面):这种事在电视台里每天都在发生,只是你们从没看见过,因为他们会插播广告。(他说得极快,在被切掉之前说的越多越好)现在我敢肯定他们要开除我了,所以你们想再看到我,就得到孟菲斯去……

画面一闪,安迪被切换掉了。

梅纳德(咬牙切齿、暴跳如雷):我要把乔治·史皮罗活活勒死!

内景,考夫曼家卧室,同一时间

安迪的父母看着电视上的广告。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。

珍妮斯:他去孟菲斯干什么?

斯坦利:谁知道?!这孩子彻底疯了。

(切至)

内景,孟菲斯中南体育馆,夜

这是一场孟菲斯式的摔跤。解说员站在场地中央,对着麦克风大喊——

解说员:下面是今晚最重要的比赛!是你们一直期待的比赛:摔跤之王杰瑞·劳勒对好莱坞的安迪·考夫曼!

体育馆里奏响影片《洛奇》的主题曲,劳勒从通道里走出来,一身闪闪发光的大鳖!观众热烈欢迎劳勒出场。

内景,中南体育馆化装间,同一时间

安迪正在冥想,他紧闭双眼,沉浸在自己独享的盛景中一动不动。突然传来忍无可忍的敲门声。

不耐烦的声音(画外音):快点,考夫曼!老天爷,该你上场了!

安迪醒了过来。他面带笑容。

内景,中南体育馆,夜

场内奏响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的主题曲。安迪大步走了出来,他看上去邋里邋遢,脸上挂着一种不屑的笑容。观众无一例外地大喝倒彩。安迪很开心,他喜欢这种观众表现出来的憎恶。

斯坦利、珍妮斯、祖姆达和莲恩都坐在前排。几个摄影记者抢拍安迪父母的照片,俩人都不敢直视,他们对这些东西很不习惯。

安迪昂首阔步走进场地。他拿过麦克风——

安迪:在比赛开始之前,我想对你们这些肮脏的人说:(停顿片刻)你们这个城市污秽不堪!你们这些南蛮子猪狗不如!所以我要给你们上几堂卫生课,这样你们才能不再这么肮脏。

上帝啊,人们没想到他如此出言不逊。穿着廉价服装的女人们目瞪口呆。戴着卡车司机帽子的男人们面红耳赤。

安迪:你们听清楚了吗?(观众起哄)怎么样!!!

莲恩怯笑,但是斯坦利和珍妮斯却脸色煞白。

珍妮斯: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?!

斯坦利:这里的人会用私刑,他们会把他杀死的!

祖姆达(摇摇头):他就是要让观众煽动起来。

安迪把手伸到口袋里掏啊、掏啊……他掏出一条肥皂。

安迪:观众们,这是一条肥皂。它看起来眼熟吗?如果把它弄湿,它就可以用来清洁你们的双手。

斯坦利听得瞠目结舌。观众被激怒了,整个体育馆一触即发。

看上去安迪非常乐于助人——

安迪:现在,咱们来学下一课:这是……卫生纸(举起一卷手纸)。

正如安迪所期待的,人们失去了理智。杰瑞·劳勒跑过来一把抢过话筒,以便能够结束这种羞辱。

劳勒:考夫曼,我们已经一忍再忍!!是干正事的时候了,咱们是来摔跤的!

内景,中南体育场,过了一会

“当”的一声,比赛的铃声响了!安迪一副挑衅的姿态。劳勒向前迈了一步,安迪立刻胆怯地跑到护栏边钻了出去。

场上噓声大作!!!安迪冲着人群咧嘴笑着,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:我比他聪明。

解说员(画外音):考夫曼离开了场地!劳勒正等着他回来。

莲恩(问祖姆达):这是他的策略吗?

劳勒轻蔑地皱皱眉。裁判员看着表。安迪穿过场地,跑到另一边,判断着眼前的对手。他终于慢慢地爬了进来。劳勒刚一动。安迪又窜了出去!

解说员(画外音):考夫曼再次离开场地!他好像实际上不太想和对手接触。

安迪在体育场里大摇大摆地走着,指着自己的脑袋。他冲着各个方向的观众席傻笑,忽然他发现父亲母亲就坐在他的面前。

安迪愣住了,他的手指一下子僵直地停在了脑袋上。珍妮斯绝望地摇着头。

珍妮斯:安迪,求求你。咱们回家吧!

闪光灯亮成一片。这是狗仔队最喜欢的瞬间。

安迪:别担心,妈妈。我会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的!

稍一停顿,一个杯子打在安迪的头上。观众哄笑。安迪晕头转向地回到场地边。劳勒已经没了耐心。

劳勒:嘿!你是过来摔跤,还是在那儿傻瓜似地表演?

安迪四下里踱着步,还没想好下一步该做什么。

劳勒:你听着,如果你回到这儿来,我就免费让你一个“夹头”。

劳勒向前探出身子,把脖子伸出来摆好。

安迪看着劳勒,有点不敢相信。人们大声地嘲笑他。安迪又看了看等在那儿的劳勒,他终于试探着爬进场地。

像说好的那样,劳勒没有动。于是安迪把手臂绕过去勒住劳勒的脖子!安迪耀武扬威地笑着。他收紧手臂,浑身青筋暴露,有那么一瞬间,他感觉好极了。但是很快,劳勒挺直身子把安迪整个人翻了过来。安迪背朝下狠狠地摔在地上,能听到骨骼断裂的“喀喀”声。

解说员(画外音):一个侧后拉抱!!

安迪躺在地上,一动不动。劳勒才不管这些,他把安迪从地上拣起来,头朝下地提在手里。珍妮斯捂住眼睛不敢看,斯坦利也很害怕。

裁判(疯狂地打着手势):不要!不要!

劳勒根本不理睬裁判,他像砸夯一样把安迪的脑袋撞到地上!!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听上去十分恐怖。“当”,紧接着响起比赛结束的铃声。

珍妮斯睁开了眼,她尖叫起来。

珍妮斯:天哪!!!

斯坦利:他怎么不动一下??

安迪父母亲的反应对摄影师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。

解说员(画外音):劳勒犯规,他用了“打桩机”,这是自动弃权!比赛耗时两分三十秒,劳勒自动弃权,考夫曼获胜!

安迪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,不省人事。

愤怒的劳勒举着胳膊在场子里绕来绕去。人们疯狂地喊叫着支持劳勒。

莲恩跑到护栏边,尖叫着找人帮忙。

莲恩:安迪!!! (狂乱地)谁去找个大夫!

祖姆达(喊叫着):这里需要担架!!

斯坦利完全麻木了,他抱着珍妮斯,俩人都处在崩溃边缘。体育馆里一片大乱。到处是闪光灯刺眼的光亮。一副担架被送进场里,人们把安迪抬上担架。音乐几乎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。

混乱异常。安迪的担架穿过人群,随同的一行人跟在后面。一个软软的东西打到斯坦利头上。

内景,中南体育场走廊,夜

体育馆工作人员把安迪抬进化装间。一行人跟了进来。祖姆达把记者、照相的和那些看热闹的人都推了出去。他使劲关好门上了锁。

内景,中南体育场化装间,夜

珍妮斯哭着跑到安迪的身边。

珍妮斯:安迪!!你没事吧?!

安迪睁开眼睛。

安迪:我没事,妈,你别着急了。

大家还没完全明白。

斯坦利:可是,可是……我们刚才确实看见……你的脖子……

安迪:这都是假装的,根本就没事——整个事情都是假的。(停顿)一点事都没有。那只是个瑜伽姿势。我把脖子缩进去了。

安迪面不改色地坐了起来。周围鸦雀无声。斯坦利看着儿子……他感到一阵狂怒——

斯坦利:安德鲁——你怎么敢!!我们以为你死了!看看你妈——她现在还在发抖!

安迪:现在没事了,我需要你们信以为真!咱们家会上报纸的。所有人都看着,他们会很感动。因为你们的感情是真实的!

斯坦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但是珍妮斯哭了起来。

珍妮斯:安迪,我爱你!我爱你,不管你做什么……(紧紧地抱着安迪)!

安迪心头一震。他看着颤抖着的母亲,缓和了语调——真有些懊悔。

安迪:哎呀,对不起。我不该把你们卷进来……(沉稳地)好,从现在开始,你们要记住一条首要原则,那就是我出的任何事都不是真的。

外景,中南体育场,夜

记者们闪开一条路,他们帮助安迪顺利通过,安迪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了救护车。他仍然“不省人事”。

到处是相机快门的声,闪光灯闪个不停。救护车呼啸着开走了。

内景,医生办公室,白天

安迪坐在那儿,看着一个老医生检查灯板上的几张X光片。

老医生:我没看出你脖子受了什么伤,考夫曼先生。

安迪:你肯定?

老医生:肯定。

安迪:可是我的脖子是受伤了……而且我稍微有点咳嗽……

老医生:那有可能是肌肉疲劳。

安迪(建议):医生,我觉得我需要一个颈部支架。

医生(让步了):如果这样能让你高兴的话……

安迪在摔跤场上;安迪在摔跤场下;安迪躺在地上;他的父母吓坏了;安迪脖子上带着支架;安迪躺在担架上一系列相片。

内景,安迪公寓,白天

乔治、祖姆达和安迪正在翻看一大堆剪报。

祖姆达(大声念):“……被迅速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里,医生们正检查他是否有可能瘫痪。他的父母一直在他身边。考夫曼的影迷们会永远记住他在《出租车》里扮演的那个可爱的兰卡……”

安迪:胡说!真是的,我要是装死,他们才会真的怀念我。

祖姆达:这招在猫王身上挺灵的。

乔治(讥讽地):对,他就是躲起来,等着能东山再起。(他看到一篇文章,便停住了话头)快快快,听这个!“利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人是有悖于道德的……”

祖姆达:哇,这种宣传都不能信。

乔治不以为然。

安迪:乔治,咱们继续玩下去,这可是我事业上惊世骇俗的大举动。

有人敲门。安迪跳了起来,他戴上支架,走路一拐一拐地装成了一个残疾人。快递员把一个装着鲜花和糖果的大篮子拖了进来。安迪拿起附在上边的卡片。卡片上写着“安迪,我们都在为你祈祷。你的《出租车》的朋友们。”

安迪吃吃地笑了。

外景,洛克菲勒中心,白天

这是一个露天咖啡馆。乔治和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制片人洛恩·迈克尔在这里共进午餐。

乔治:谢谢你,给你留了这么个小条子你就来了。(谨慎地停顿了一会儿)我……我想和你谈谈,看能不能让安迪上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。

洛恩·迈克尔动了动身子,看上去他感觉不太舒服。他斟酌着词句——

洛恩·迈克尔:乔治……我不知道还不能让他再来工作。摔跤的那个事儿……他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乔治:这个我们也知道。(巧妙地恳求)安迪得和他主要的那些观众重新沟通一下。所以我安排他上今天晚上的《莱特曼访谈》。他先要向杰瑞·劳勒道歉,然后向所有人道歉,解释他那些假装混蛋的表演。

洛恩·迈克尔(考虑再三):这倒是挺聪明的。

乔治:他很诚恳。(不慌不忙地强调)他需要你的节目……

洛恩·迈克尔(考虑片刻后,点了点头):好吧。安迪能浪子回头,这真是件好事。

(切至)

内景,大卫·莱特曼访谈,夜

安迪和杰瑞·劳勒正在作大卫·莱特曼访谈节目。安迪面色苍白,头发蓬乱,脖子上戴着支架,穿了一件斜纹的软呢子上衣。人高马大的劳勒穿着大红短裤,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。安迪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害怕,他有点紧张,看上去很抱歉的样子——

安迪:我为我参与的所有摔跤比赛道歉,我为我那些谩骂和攻击道歉……(温和地)我只是在扮演一个讨厌的摔跤手的角色。那不是我……那只是我的一个角色。但是杰瑞把他当成了一个真人。

劳勒和莱特曼都无动于衷。

莱特曼: 你说过的一些话太让人生气了。

劳勒: 他觉着什么都可以当笑话, 但怎么可能。(问安迪) 你躺在医院里的时候还笑得出来吗??

观众开始起哄。安迪汗津津的脸上掠过一丝焦虑。他结结巴巴地说——

安迪: 那, 那也不能成为故意伤害我的原因。

劳勒: 你是个胆小鬼。

安迪(不高兴): 我父亲说我当初就该找个律师!

劳勒: 那你爸也是胆小鬼。

安迪(脾气又上来了): 那你就是个倒霉的穷鬼!

劳勒受够了。他忍无可忍, 横着膀子站起来给了安迪一个大嘴巴。

只听“啪”的一声响。安迪几乎被打飞, 整个人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“吧唧”一声。安迪摔在了地上。

没人敢出声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所有人都几乎惊掉了下巴, 保罗·沙弗也不例外。他赶紧插进一段乡村音乐作为掩饰。

安迪(从地上爬起来, 一通乱骂): 讨厌! 恶心! 臭狗屎!

劳勒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。莱特曼藏到了桌子后面。

安迪冲过去, 完全失去了理智。他给自己留了一段安全距离, 然后开始冲着劳勒尖声怒骂——

安迪: 劳勒! 你就是一摊屎! 我要告你, 我要告倒你! 你这王八蛋! (使劲敲着桌子) 我操你妈! 我操你大爷! 你等着瞧!!!

谁都没想到, 安迪跳着脚, 大吼大叫地走了。

观众一阵欢呼。

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, 大卫瞟了劳勒一眼。

安迪又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, 他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。

安迪: 我很抱歉。我很抱歉在电视上用了这些词儿。我道歉! 对不起! (发狂地) 但是你, 瞧你那德行!!!!

安迪狂敲着大卫的桌子。大卫紧张得直哆嗦。狂怒之中, 安迪一低头看见了大卫的咖啡杯。天哪, 安迪一下抓起杯子, 一把泼到劳勒身上! 劳勒被烫得一下跳了起来。一个保安跑了过来。

安迪大叫着飞快地跑开。他使劲拉开舞台的门,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。

(交替切换)

内景, 洛恩·迈克尔家, 同一时间

洛恩·迈克尔正在家里看这个节目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洛恩·迈克尔: 我的天哪。(切至)

内景, 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拍摄现场, 一周之后

一个自鸣得意的喜剧演员站在台上, 正在对着摄像机讲话。这是直播。

喜剧演员: 大家好。我们本来已经安排安迪·考夫曼来参加本周的演出, 但是现在, 制片人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(稍顿) 我们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有一些人认为考夫曼是个喜剧天才, 但是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, 他们认为考夫曼已经不再会搞笑了。(又停顿了一下) 所以我们把决定权交给你们。请打电话投票。希望安迪留下的人, 请拨打 1—900—244—7618。而希望他离开的人, 请拨打……

内景, 史皮罗办公室/韦斯特, 白天

安迪的近景。他正在看洛杉矶时报。报纸上有一个小小的标题: “喜剧演员安迪·

考夫曼落选《周末夜晚大放送》”。

安迪(心里很不痛快):这太糟了……支持我的人只有 28%!就像 1972 年的迈克格温……

乔治(叹了口气):这不是在《莫夫》。这些是最前卫的电视观众。(严酷地)他们已经讨厌你了。

这时,我们发现安迪旁边还坐了一个人,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。

乔治:这就和你们两个人一样,诚心想毁了安迪的事业!你们让观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你们整天不干好事……(绝望地)你说会是什么结果?!

安迪(心虚地):我们只是想做得极端一点。

乔治:你没长眼吗!没有什么极端可言了!!(停顿)这么说我也很难受……但是只有一个解决办法……(痛苦地)我不希望你们俩再一起工作了。

镜头拉开……原来另一个人是杰瑞·劳勒。他很不好受。

杰瑞·劳勒:对不起。我们以为这会很意思……

安迪:阿杰,这不是你的错。你做得好极了。(悲哀地)可能乔治是对的……

杰瑞·劳勒:好吧。但是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的……(痛楚地)因为那个短短的、辉煌的时候……那时候,全世界都认为那个摔跤比赛是真的。

安迪(泪眼盈盈):保持联系。下次我去孟菲斯,还到你家去,诺莲会给我做双份的巧克力蛋糕。

杰瑞·劳勒:好的,伙计……(哽咽着)保重。

安迪和杰瑞拥抱在一起。大家都很感动。安迪脸上忽然出现一副狂想家的神情。

安迪:也许我能拿这个作点文章。我可

以回到节目里,说这都是假的。然后要求重新来过……

乔治:安迪!你还不懂吗!(忧郁地)他们不想让你回去了。

安迪的脸沉了下来。

内景,大学冥想社团走廊,白天

瑜珈师慢慢地沿着走廊往前走,仍然沉浸在冥想之中。几个戴穆斯林头巾的弟子胡乱地转着圈子。

内景,大学冥想社团教室,白天

九个学生坐在莲花座上,正在听老师讲课。他们的老师正是安迪。

安迪:……睁开你的双眼……闭上你的双眼……睁开你的双眼……闭上你的……睁开……闭上……

安迪一直重复着这些话,速度越来越快;学生们越来越快地眨着眼睛。

门开了。瑜珈师把头伸了进来。

瑜珈师:打扰一下,安迪……

安迪:什么事,圣师?

瑜珈师示意安迪出来。

内景,大学冥想社团走廊,白天

安迪走了出来。

瑜珈师:这让我怎么说呢……我的意思是,你还是不要来参加闭关了。

安迪(吃惊地):为什么??我……我每年都参加的。

瑜珈师:对,你对 TM 的热忱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我们觉得……你的节目和我们的哲学合不到一起。

安迪感到很震惊。

安迪:哲学?

瑜珈师(叹了口气):那些摔跤比赛……那些大男子主义的话……还有那些肮脏的语言……一个开悟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。(停顿)看起来你不会尊重任何事情的。

安迪(有些茫然,不知该如何回答):我

尊重……

瑜伽师摇了摇头。安迪不相信这是事实。他四下望去,那些戴着穆斯林头巾的人正在看着他。

安迪(垮掉了):求求你!你们得让我参加这个课程!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平衡!!

瑜伽师:很显然它没有什么效果。

安迪:那就帮帮我!我现在只想冥想!!

瑜伽师:安迪,别这么大声。我们不希望在这里见到你。

安迪崩溃了。他尽力抑制住自己的愤怒。他发现小温迪站在走廊的尽头,无能为力地望着他。安迪没办法,只有向她挥手道别。小温迪克制着自己的感情,向安迪挥手道别。

(切至)

内景,安迪的公寓,白天

下午已经过了一半,安迪仍然躺在床上。他把被子一直拉到脸上,表情阴郁,看上去像是一件显露悲剧风格的静物。突然“叮”的一声!门铃响了。

安迪没有理睬。停顿片刻。门铃又“叮”地响了一次。然后传来敲门声。

安迪:走开。

莲恩(画外音):是我。

安迪:哦,门开着呢。

门开了。莲恩拿着一盒冰激凌走了进来。

莲恩:我给你带来了哈根达斯。

安迪(悲哀地):我不配吃哈根达斯,我是个让人讨厌的人。

莲恩:安迪,你不讨厌。你就是……有点复杂。

安迪:你不了解真的我。

莲恩:安迪……就没有真的你。

安迪的近景。他吃了一惊。然后……他慢慢地笑了。

安迪:大概你是对的。

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安迪细心地看着莲恩……她的脸,她的身体,她的眼睛。谁都没有说话。

安迪:你想不想搬过来一块儿住?

莲恩顽皮地笑了。她低下头吻了安迪。

(切至)

外景,月桂峡谷住宅,白天

这是一所60年代的时髦住宅,房子外边停着一辆货车,搬运工正在往房子里搬箱子。

内景,月桂峡谷住宅起居室,白天

安迪坐在起居室里,茫然若失,搬运工从他身边急匆匆地走过。几面镜子相对着靠在墙上,安迪发现在这些镜子中映出了许多重的自己。

背景处,莲恩摆好几个花瓶,然后匆匆走了出去。安迪打开一个箱子,从里面拿出破旧的木偶哈罗小弟。他笑了,把哈罗小弟放在花瓶旁的架子上。

突然,放在地板上的电话响了起来,他一喜——



安迪:嘿!我们的第一个电话!(爬过去拿起电话)你好?

乔治(画外音):安迪……是我。有坏消息。(停了好长时间)《出租车》停播了。

一阵沉默。安迪没有反应。

乔治(画外音):用不用我过去?咱们谈谈这事?

安迪:呃……不用了。我现在挺忙的,谢谢你。我下周去找你。

安迪挂了电话。他坐着没动……更加茫然……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

安迪揉了揉自己的脑袋,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他走到镜子前,发现脖子后面有个又红又肿的疙瘩。

安迪(作了个怪样):讨厌!

内景,洛杉矶即兴演出夜总会表演区,深夜

已是深夜,时钟显示一点十五分。一个年轻的喜剧演员正在台上表演,台下只剩了十几个观众。

老板巴德·弗兰德曼站在观众席最后的过道上,安迪走了过来。安迪没有刮脸,神情抑郁,闷声不响的。巴德看上去很慈祥,倒像是安迪的父亲。他见是安迪,十分高兴,两人热情地拥抱。安迪指了指舞台,像是在问他什么事情。巴德热心地点着头。

内景,洛杉矶即兴演出夜总会表演区,当晚晚些时候

巴德站在舞台上。

巴德:下面,给你们这些夜猫子准备了点小节目。有请《出租车》节目的大明星,安迪·考夫曼!

台下观众稀稀落落,他们鼓掌欢迎安迪。巴德离开了舞台,安迪慢吞吞地走上来。

安迪:实际上,巴德,你说错了。我知道《出租车》今天停播了。

人们发出遗憾的叹气声。安迪强忍泪水。

安迪:是啊,我的感觉也是这样…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,因为这几年,我一直想离开这个节目。(低沉地,忏悔地)可是现在,没人会雇我了,大家觉得我一点都不好笑……我估计这份工作确实是挺不错的。

一个家伙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安迪看了他一眼,想了想,又接着说——

安迪:更不用说我老婆已经把我甩了,她还带走了孩子。(叹了口气)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……(稍顿)今天早晨,我发现我的脖子后面长了个包,可能是什么疖子。这真是太讨厌了。瞧。

安迪转过身。那个红色的肿块更大了。观众们对他的这个疖子十分反感,人们小声抱怨着。

安迪:我觉得,我好歹也算是个名人,我可以让人来摸摸它,然后收点钱。(坦率地)有没有人愿意花一块钱来摸摸我长的包?

人们毫无同情心地哈哈傻笑着,拍着巴掌。安迪咳嗽了几声,皱了皱眉。

安迪:我是认真的。

过了一会儿,几个好奇的人走上舞台。最前面是金发傻大姐,她正要伸手去摸那个包,安迪制止了她。

安迪:不行,不行,你得先付钱。

她点了点头,显得有点局促,伸手去掏钱包……

(切至)

内景,洛杉矶即兴演出夜总会酒吧,当晚晚些时候

餐厅服务员在打扫房间。巴德数着收银机里的钱。安迪慢吞吞地走出表演区。他摇晃着手里的几张钞票。

安迪:我赚了六块钱,都是真币。

巴德愁容满面地看着安迪。

巴德:这里是喜剧俱乐部,不是医学杂

耍。(尽量显得很友好)你想在这儿演出,那就洗个澡,睡个觉,振作起来。回来搞点大家都喜欢的段子:《超级无敌鼠霸王》,“外国人”什么的。安迪,你得从这种倒霉样子里恢复过来!如果你能做到这些,我明天就让你挂头牌。

安迪想了想,看起来这番话起了作用。

(切至)

外景,麦尔罗斯街,白天

乔治在车里,收音机开着,他正经过麦尔罗斯街。他瞟着路边经过的那些店面的招牌,忽然他回过头,好像看见了什么——

招牌:“安迪·考夫曼——晚9点”。

内景,大堂(洛杉矶),同一天晚上

乔治匆匆走进来,一脸的迷惑不解。喜剧演员们和他打着招呼:“嘿,乔治!”“乔治,能耽误你几分钟吗?!”乔治心烦意乱地挥挥手,穿过人群。在表演区的门口,他发现了巴德。

乔治:嘿,这儿是怎么回事?

巴德:乔治,说了你都不会信,我让安迪来表演他的老段子!(笑着)他快让这些人大笑死了!

从里面传来哄堂大笑的声音。乔治眼睛一亮,好奇地走了进去。

内景,洛杉矶即兴演出夜总会表演区,夜

屋里挤满了人!安迪正在台上表演那个自强不息的可爱的外国人。

安迪(假装外国人):……但是有一件事我扑(不)喜欢,就是交通太拥挤了。今天晚上我不得不走拉个(那个)高速公路,交通太拥挤了……(傻笑)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这里!

这个外国人有点可怜地吃吃笑着。人们大声叫好。安迪摇动着身体。

安迪(假装外国人):但是说到可怕的事

情,我老婆……

接下茬的观众:玩我老婆吧,别客气。

安迪(假装外国人):玩,玩我老婆吧,别客气。

气氛一下变了。台下有人笑。

安迪有点狼狈,他瞟了一眼台下,然后继续表演。

安迪(假装外国人):不,不是真的,我只是开还(玩)笑。我非常爱我老婆,但是她不会做饭……

接下茬的观众:她的手艺太差了,简直是可怕。

安迪(假装外国人):她,(结结巴巴地、吃力地)呃,她的手艺太差了,简直是可怕。

没什么人笑,演出被搞砸了。

乔治站在最后的过道上,一脸苦相。到底是哪个混蛋在这儿接下茬??

乔治十分气愤,他赶紧往前排走,想找出那个多嘴多舌的蠢货。他仔细看着每张桌子,原来是祖姆达。

安迪(假装外国人):下面……

祖姆达(装傻):“下面,我要为大家表演几个模仿节目。首先,是阿奇·邦克。”

安迪愣在那里。观众都很尴尬。安迪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干这种事。他不再假装有口音,而是怒气冲冲地盯着祖姆达——

安迪:先生,你有什么事吗?

祖姆达(装傻):有事,这事就是你已经让人厌烦了。

安迪不再理直气壮。

安迪:是,是他们让我来演这些段子的。

祖姆达(装傻):是啊,因为你的新玩意儿是一堆废话。考夫曼,你让人恶心。你的摔跤……恶作剧……

安迪(自卫地):嘿,报纸上报道过是怎么回事。

祖姆达(装傻):你以为谁爱看呢?!根

本就没什么意思!

乔治已经目瞪口呆。

乔治(自言自语):为什么……?安迪,为什么……?

安迪和祖姆达还在继续。

祖姆达:我以前以为你是有创造性的。

安迪:我以前非常有创造性!

祖姆达:是啊,很准确,“以前有”!但是现在,你的创造力完全丧失了。(他脸上闪过一丝残忍的表情)实际上,女士们,先生们,考夫曼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,是他给我钱让我到这儿来的!!我是托儿。这就是新瓶装旧酒(回过头冲着安迪)我说的对不对?

安迪颤抖着。观众们不好意思再看他。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。“安迪·考夫曼”被彻底摧毁了。

外景,洛杉矶即兴演出夜总会,当晚晚些时候

安迪和乔治走在街上,俩人都很难过,他们周围弥漫开来的是死一般的阴郁。

安迪:全世界都觉得安迪·考夫曼倒胃口。所以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……

乔治(忧伤地):安迪,没有人觉得你倒胃口,而……你不再给他们喜欢你的理由了。

俩人停下来。乔治温和地说——

乔治:你必须让公众再次接受你。你必须赢得他们的同情。

安迪点点头——

安迪:我会想点儿点子出来的。

(切至)

内景,月桂峡谷卧室,夜

这是一间崭新的卧室。莲恩被电话铃声吵醒,她起来看了看,安迪不在这里。她看看闹钟,是早上4点半。她拿起了电话。

莲恩:安迪!!……你在哪儿?我担心

极了……现在??你想在哪儿见面?……好吧,我告诉他们……

莲恩被弄懵了。

内景,丹尼餐厅,凌晨

好莱坞的夜猫子们还没回家睡觉。餐桌边围坐着安迪、睡眼惺忪的莲恩、祖姆达和乔治。祖姆达在看菜单。

祖姆达:瞧这个杂烩!两个鸡蛋,两块熏肉,两根香肠,两块薄烤饼——两块九毛九!怎么可能?

莲恩:他们得从你的咖啡里赚回来。

乔治(不耐烦地):劳您大架,能否告知来此地的原因?

大家都看着安迪。过了好一会。终于,安迪语气生硬地开了口——

安迪:我得了癌症。

没人出声。祖姆达点了点头。

祖姆达:嘿,这点子不错!我看能行。(咽了口唾沫)我们可以一直搞下去,你的病有所好转,你的病严重了……你死了……

乔治:算了吧。品味太差了!我可不想掺和进这种事去。

一阵停顿。莲恩不太明白——

莲恩:安迪,你是说你真的病了?

祖姆达(笑):病得比心肌梗塞还厉害!嘿,我可以找个破轮椅推着你。

安迪(轻轻摇了摇头):不,是真的。我得了肺癌。

乔治:这太可笑了。你都不抽烟。

安迪(语气很强烈):我,我得的这个不太常见,叫大细胞肿瘤。

莲恩的眼泪涌了出来,她一把抱住安迪。

莲恩:天哪,安迪!能治好吗?

安迪:不知道……还得作些检查。

莲恩(开始哭):你跟家里人说了吗?

安迪:不,不!还没有。我觉得不太好,

以前我老是折腾他们。

乔治和祖姆达将信将疑地互相看了一眼。乔治觉得有些混乱,他靠近安迪——

乔治:安迪,看着我的眼睛,告诉我这是真的。

安迪(有点哽咽):乔治,是真的。

内景,丹尼餐厅盥洗室,夜

乔治(看着祖姆达):如果我发现你在后面捣鬼,我宰了你。

祖姆达:你说什么呀?!是说这不是真的!

乔治:没错。这种事听着就像你们俩倒腾出来耍我的。

内景,月桂峡谷,白天

安迪洗完衣服,把干净衣服都拿出来,放在篮子里再放到一块小地毯上。他坐下来,完全对称地把几双袜子摆好。他专注地、面无表情地摆弄着他的袜子,他这样做不为什么,因为这就是他的全部世界。

莲恩失魂落魄地走了进来。她沮丧地看着安迪的举动。

莲恩:你怎么可以这样无动于衷呢?!

安迪(耸耸肩):就算快死了,我也要穿干净袜子呀。

莲恩:你死不了!

安迪:好吧。也许你是对的。

安迪接着做他的事。莲恩实在受不了了。

莲恩:你怎么会这样,好像这事和你无关似的!!

她生气地离开了。

安迪摆弄完他的袜子,心满意足。他打开电视。

电视上正在播《义犬莱茜》。小笛米的腿断了,不得不呆在床上。莱茜忽然叼着一本书跑进来,它把书放在小笛米的膝盖上,小笛米感激地笑了。

笛米(电视画面):谢谢你,小姑娘。你真是我的好朋友(紧紧地拥抱那条狗)。

安迪感动极了,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。安迪真切地哭着,伤心欲绝。终于,他擦干眼泪,定了定神。然后,安迪拿起电话,拨了一个长长的号码。

安迪(打电话):爸? (切至)

内景,放射室(西奈西德斯),白天

安迪躺在一部机器下面,他的身体被强大的放射线包围着。

内景,医生办公室(西奈西德斯),白天

考夫曼一家都来了。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十分冷静地给斯坦利、珍妮斯、迈克尔和卡罗尔讲解安迪的病情。

医生:癌症先从安迪的左臂开始,然后扩散到肺部。现在我们正在给他进行大杀伤力的放射疗程,看看能不能根除受感染的细胞。(他的呼吸机响了起来)对不起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
医生走了,留下一阵伤心的沉默。珍妮斯忽然大哭起来,斯坦利紧紧地抱住她。

卡罗尔充满敌意地看着那个医生。他的旧网球鞋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医生离开后卡罗尔皱起了眉头。

卡罗尔:肯定有诈。

斯坦利(生气地):你怎么敢这么想!

卡罗尔:爸,他摔折脖子那天我哭了。他不能再这么耍我了。

斯坦利(情绪激动地):天哪!他得了肺癌!

俩人僵在那里。卡罗尔终于心虚了。

卡罗尔:你看,肯定是这么回事!他选择了肺癌,因为他根本不抽烟。这就会显得特别不可思议!要是他选择了白血病,那就太像真的了,我们就会想“可怜的安迪,他真的病了。”所以他选择了肺癌,因为他想让我们抓耳挠腮地问“这是真的吗?”。

珍尼斯(努力说服自己):这肯定是真的。我们在医院里……

迈克尔:妈妈,这里是西奈西德斯!这是演艺圈的医院!也许就是安迪的工作室开的。

卡罗尔:他策划好了整个事情,然后接管这家医院,雇了演员……(稍顿)我就觉着那个“医生”有问题。

迈克尔:你们注意没有,他的鞋不对?

卡罗尔(兴奋地):对!他没穿医生的鞋!

大家都不说话。四个人互相看着对方,这么说……还有一线希望?

迈克尔:我们不是不知道,他说过要装死的。

斯坦利:这倒是。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呢?(悲伤、痛苦地)我儿子就要死了,我们在这儿假装不知道似地演戏。(切至)

外景,月桂峡谷住宅,白天

乔治停好他的敞篷车,从车里跳出来。

他走到门口,正打算敲门。门忽然开了,莲恩蹑手蹑脚出现在门口,她把手放在嘴上:“嘘!”

内景,月桂峡谷住宅起居室,白天

屋里黑黢黢的。莲恩把乔治领到起居室里,四下里都挂着窗帘。安迪正专心致志地坐在一个莲花座上,他前面坐了一个穿着紫色长袍、头发乱蓬蓬的男人。

头发乱蓬蓬的男人:我要你想像。想像你体内巨大、健康的白细胞。现在想像细小的癌细胞。现在那些巨大的白细胞正在攻击那些癌细胞……

安迪:我看到了……我看到那些白细胞了……

乔治呆在一个角落,瞪眼看着。他努力说服自己不要怀疑眼前看到的東西。

(切至)

内景,月桂峡谷住宅起居室,当天晚些时候

窗帘拉开,阳光射了进来。安迪和老师拥抱道别,那个人离开了。

乔治已经在等他了。

乔治:你这都是干什么呢?

安迪:这是想像治疗法。他帮助我转向内心,和疾病作斗争。

乔治没吭声。

乔治:他是个演员。我记得在《亲家》里看到过他。

安迪吃惊得睁大眼睛。他好像在作脑筋急转弯。

安迪:对,他是演员。但也是授权的圣医。

乔治看着安迪,有气没法发泄。乔治已经看够了。

安迪有种说不出的紧张。随后的瞬间里,他崩溃了。

安迪:乔治,我该怎么办?!我病了,我想好起来。可是每个人都像是在看笑话!连你也到我家来,弄得好像我在演滑稽戏一样!

乔治:你肯定能从这事儿里找点乐子。

安迪:当然!(停顿)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就需要大家的支持!我不能被这些消极力量包围着。

乔治(摇了摇头):安迪,你被你自已创造出来的东西包围着。你自己就是这种消极力量之源。

安迪(苦恼地):是……吗?那好,不能再这样下去了!如果这种消极的情绪扩散出去,那所有人都会使劲议论我病得多严重,然后我就得想法病得那么严重,再然后,我就是个死人了。

安迪努力保持着镇静。乔治叹了口气。

乔治:那我能作点什么?

安迪:我要回去工作,去演高兴的节目。
(热情地)演最好的节目!

乔治:你要在俱乐部里巡回演出?

安迪:不是俱乐部。我要顶尖的!(停顿了一下)卡内基大厅!

乔治温和地笑了。(切至)

内景,《国家问讯者》办公室,白天

一群职员正在《国家问讯者》的办公室里开会。

记者甲:我这儿有一个很好的封面故事:我这儿有人在西奈西德斯的实验室,那哥们儿说安迪·考夫曼得了肺癌,快死了。

先是静默,然后所有人都开始起哄。

编辑:别听他瞎说!不要,以后不要再弄考夫曼的事了!他涮了我们太多次了!

记者乙:对,他肯定死不了。他下个月还要在卡内基大厅演出呢!

记者甲(皱紧了眉头):真是!只有考夫曼才会用癌症来作宣传。

内景,月桂峡谷住宅,夜

一个16毫米放映机正在墙上放映一部粗糙的30年代的电影短片。男女演员扮成牛仔,他们欢快地跳着舞,几个女牛仔骑着木马。所有人都唱着歌。

男牛仔们:我的马刺,响叮当、响叮当、响叮当……

镜头拉开。安迪、乔治和祖姆达正在观看影片。安迪像个小孩子一样着迷。

安迪:真是太棒了。大家肯定喜欢!(难以自持、思考着)你们觉得这些女牛仔里还有活着的吗?

祖姆达:不知道。她们要是活着的话也得80来岁了。

安迪:好,给SAG打电话。要是能找到一个来参加演出就太酷了。(兴奋地)整个晚上都是为了最后的一个结尾,这个结尾一定是最让人想不到的:歌手,舞蹈演员,唱

“赞美诗”的,然后天空打开,圣诞老人从上面飞下来!

祖姆达:然后你说,“圣诞老人,我的圣诞礼物是什么?”他说,“癌症”!

安迪:不!不,不,不!不能这样!我要这个演出充满了积极的力量!

乔治:这太好了。但是这次演出得花一大笔钱。就算把票都卖出去,你还得赔八万。

安迪(笑):钱无所谓。只要这场演出能实现。

乔治:那谁来付这笔钱呢?

安迪:托尼·克利弗顿。

乔治(停顿片刻):你知道托尼没那么多钱。

安迪:那他会去借的。我比你更了解托尼。就算他得再工作10年才能还清,他还是这么作的!

乔治停顿片刻,他想着安迪说的话,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
乔治:好吧,安迪。咱们干吧。

(切至)

内景,西奈西德斯,白天

安迪静静地坐着。医生和两个护士正在给他输液。他盯着胳膊上的针头。药剂开始滴入。(切至)

外景,卡内基大厅,夜

衣着讲究的纽约人步入卡内基大厅。

招牌上写着“安迪·考夫曼”。

内景,卡内基大厅,当晚晚些时候

这里正在演出。安迪热情洋溢地敲着他的康笳鼓,唱着乱七八糟的歌词。台下坐着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。

安迪:啊卜哒吧,啊咩啊卜哒吧!啊卜哒吧,啊卜哒卜哪!(冲着人群)啊卜哒卜哒吧哪……!

大家跟着唱。乔治坐在观众席里,和



大家一起唱。

观众:啊卜哒卜哒吧唧!!

安迪:啊吧唧吧唧啦吗哪诩!

观众:啊吧唧吧唧……啦……啦吗哪诩……

安迪(咧嘴笑着):啊吧唧吧唧啦吗哪诩吧唧啦吗哪诩啵啊啵啵卜啦!

观众:啊卜哒吧唧……

无法跟上歌词的观众爆笑起来。

安迪也跟着笑了。他和这里的所有人都很开心。

内景,卡内基大厅,当晚晚些时候

大屏幕上正在放映《叮当牛仔》,电影相当地陈旧庸俗。放映结束,安迪美滋滋地拿起麦克风——

安迪:女士们,先生们!我很荣幸向大家介绍刚才这部1931年的电影中唯一活下里的女牛仔——“鳕鱼儿”艾莉娜·古尔德。

狂热的掌声。艾莉娜·古尔德走上舞台,她身形羸弱,已经75岁高龄。

安迪:您能莅临现场,我们真是感到莫大的荣幸。

艾莉娜(光线强,眯起眼睛):安迪……这真让人不敢相信。

安迪:更让人不敢相信的还在后头呢!我们找到了您在电影里用过的木马!您能不能……能不能跳几下“叮当叮当”舞,让我们共同欣赏呢?

艾莉娜起先不太愿意,但是安迪把木马递给了她。她羞红了脸。安迪转身走到乐队前开始指挥。乐队开始演奏《叮当叮当》。

艾莉娜腿脚不太利落地转着圈跳了起来。

安迪越来越兴奋,指挥得也越来越快。艾莉娜有些吃力。她跳得更快了。

安迪急躁地继续加快着音乐的节奏。艾莉娜拼命地转着圈,跳着舞,努力想跟上

节奏……突然,她捂住心脏。

艾莉娜停下来,晕了过去,摔在地上。

观众席里一片惊呼。乐队停止演奏。工作人员从后台跑了上来。一个人检查着艾莉娜的心脏。她一动不动。祖姆达惊恐地跑了出来。

祖姆达:这儿有没有医生??!

所有人都惊呆了,场内鸦雀无声。过了一会儿,观众中有一人站起,是迈克尔。

他表情严肃,匆匆走出观众座,疾步跑过过道走上舞台。迈克尔检查艾莉娜的脉搏,解开她的衣领。他按压艾莉娜的前胸,想重新起搏她的心脏。

但是随后,他悲伤地摇了摇头。艾莉娜死了。

人们十分悲伤。迈克尔用一件外衣盖住了艾莉娜。

内景,卡内基大厅,夜

安迪看着眼前这一切,禁不住兴高采烈。他忽然猛烈地咳嗽了起来。安迪喝了口水。过了一会,他戴了一顶愚蠢的印第安人的头饰跑回舞台。

内景,卡内基大厅,夜

死去的艾莉娜躺在地上。安迪蹦过来,开始围着她的尸体跳一种印第安战斗舞。观众们都不知所以然。安迪“噢啊”地喊叫着,嘴里念念有词……这样过了一会,艾莉娜坐了起来!

安迪发出胜利地欢呼。艾莉娜活了,就像是科学怪人死而复生!人们欢呼雀跃、惊喜万分、哈哈大笑。

安迪:女士们,先生们,她活过来了(掌声雷动)!

唱诗班(画外音):哈利路亚!哈利路亚!

安迪:女士们,先生们,摩门教堂唱诗班!!!

舞台后面的天幕豁然开启, 摩门教堂唱诗班同声高唱“赞美主”!

场面引人入胜。人们兴奋地发狂。

安迪: 哦, 天哪, 圣诞驯鹿!

真的是圣诞驯鹿! 二十四只圣诞驯鹿从两边冲出, 每一只驯鹿都四蹄飞扬。

全场欢呼。

安迪: 孩子们, 圣诞老人!!

飘起了雪花, 圣诞老人乘着他的雪橇从天而降。

人们兴奋地尖叫着。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们站起来大声喝彩。

斯坦利和珍尼斯站在前排, 喜极而泣。

兴高采烈的安迪拥抱着艾莉娜, 然后他拿起麦克风——

安迪: 这可不是演出的结尾!! 咱们一起到外面去吧, 因为那儿有牛奶和饼干!!

观众们笑了。

安迪: 我是说真的!!!!

外景, 卡内基大厅, 几分钟后

一千多人排着队走出来, 第五大道满满地停着 35 辆校车!!! 见此场景, 人们顿生敬畏。

安迪欢欣鼓舞地大步走了出来, 故意显得很矜持, 看起来像是个刚开了空头支票的老板。

安迪: 排成一队! 别挤! 有的是饼干, 每个人都有!!

外景, 小学, 当晚晚些时候, 观众们

校车停在一所小学外面。乘客们走下车, 谁都辩不清方向, 不知道等着他们的会是什么……

内景, 小学自助餐厅, 夜

观众们涌进来。戴着帽子的自助餐厅女服务员正在分发牛奶和饼干。这场面真是非同寻常。

安迪和莲恩坐在孩子用的餐桌边。安

迪脸上洋溢着纯真的喜悦。他看着这些成年人用力地嚼着饼干, 所有人都被这种傻兮兮的场面逗乐了。

安迪露出美好的笑容。他紧紧抓着莲恩的手, 小声说——

安迪: 我希望永远不会有结尾……

外景, 新墨西哥州沙漠, 白天

这是一个温泉泥浴旅游胜地, 坐落在一片满是岩石的沙漠里。

内景, 温泉, 同一时间

屋子里满是柔和的光线, 窗帘松松地垂着。一个穿着前卫的术士正在给安迪治病, 他把一块一块的水晶石放到安迪的身体上。

安迪咳嗽起来。他摘掉帽子, 露出了光头。

术士: 现在我要放一颗蓝水晶。它会发出高强震波, 它的治疗效力十分强大。

安迪(着迷地): 好。来他两个试试, 再来一个粉的。

外景, 温泉, 白天

祖姆达和一个皮肤黑黝黝的管理员站在一起。

管理员: 你朋友一天做四期水晶治疗, 还是没什么帮助。

祖姆达: 我知道……(稍顿) 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了。

管理员: 是啊。他登记的时候没跟我们说清楚。

祖姆达(厌烦地): 我说,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, 我觉得拿石头在人身上蹭啊蹭的纯属瞎扯淡。但是如果这能让安迪高兴, 那也就这么着了。

那个人不高兴地噘起嘴。

管理员: 不好意思, 我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糙, 但是我们这儿不想变成“安迪·考夫曼去世的那个新墨西哥疗养地”(稍顿) 我不得不要求你们离开。



祖姆达哑口无言。

内景, 安迪的房间(温泉), 当天晚些时候

祖姆达气哼哼地收拾着安迪的包, 他都快气炸了。

但是奇怪的是安迪却保持着冷静, 对所有这一切无动于衷。

安迪: 这很好, 鲍伯。它实际上没什么效果。(温和地微笑着) 我们会找到更好的方法。

内景, 月桂峡谷住宅厨房, 白天

莲恩和小温迪正在给安迪做午饭。莲恩把一些植物捣碎。

小温迪: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?

莲恩: 这些都是能让人长寿的……栗子, 牛蒡根, 海藻……安迪说这些东西能使他纯净。突然, 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(画外音): 说什么废话?

这些东西看上去连我的狗都会吐出来!!

女人们回过头。是安迪, 他穿着托尼·克利弗顿的衣服, 看起来有点吓人。

还有托尼的假发, 粉色的燕尾服, 和墨镜……但是安迪虚弱得没法像以前的托尼那样大喊大叫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 你们两个洋娃娃和我出去吃点真正的食物怎么样: 炸薯条, 上等牛排!

莲恩(不知道该说什么): ……安迪……

小温迪(瞪大了眼睛): 噢, 不! 她犯规了!

托尼·克利弗顿(非常生气): 我不是安迪! 我是托尼! 安迪在生病——生鱼生肉生土豆生孩子! 医生说 he 快不行了。(让自己振奋起来) 但是托尼壮得像头牛! 安迪要我抬他的棺材! 我会为他抬的! 我越来越强壮了! 瞧这儿, 看这个!

托尼拿起一把椅子举了起来,女人们担心地冲上去制止他,替他拿下那把椅子。

莲恩:别举了!快,放下。

托尼:对,你说的对。我们该走了,可不能耽误了克尔伯斯的“HAPPY一刻”,花四块九毛九就能随便喝茅台。

托尼得意洋洋地向门口走去,他向女士们打了个手势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咱们走吧!(开始唱“纽约,纽约”)“流浪的布鲁斯,随着水流漂逝。我会让一切重新开始……”

托尼走到门口,瘫倒在地上。他痛苦地抓着自己。

莲恩和小温迪:安迪!!

她们震惊地跑过去。

托尼躺在地上,缩成一团。他十分沮丧,充满了失败感。他嘟囔着——

托尼·克利弗顿:他妈的……(切至)

外景,月桂峡谷住宅,黄昏

正是日落时分,紫色和橘黄色的晚霞映在远山上。安迪和乔治坐在躺椅里,静静地看着这一片暮色。安迪面色苍白,消瘦了很多,看上去弱不禁风。

安迪:我的胳膊不能动了。

乔治(不知如何是好):你有时就好点,有时就不好。

安迪(轻轻叹了口气):我的头发要掉光了。

乔治(小声说):是啊……

乔治拍了拍安迪。安迪已经没有气力,但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。

安迪:我想了个新的电视节目,我可以演的。我打算叫它《安迪叔叔找乐之家》,这是个星期六的早间节目,这样我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搞笑,比如说,木偶啊、魔术啊……

乔治有点哽咽。他表示同意安迪的想法。

乔治(停顿了好一会儿):我觉得这节目能卖出去。

一片寂静。乔治尽力不去破坏安迪的热忱。

安迪(感激地笑了):谢谢你总是支持我。

乔治紧紧地握住安迪的手。

乔治:大夫说你可以回来工作了吗?

安迪: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帮人。要是按他们说的办,我就被困在医院里了,得整天作各种检查。(稍顿)而且,我已经找到一个人,他能一次治好癌症。

乔治(吃了一惊):真的?

安迪:当然!这个人在菲律宾,他是个通灵的外科大夫,他真的不得了!他先是按一下你,然后他就能把你的病根儿吸出来。

安迪说得兴高采烈。乔治看着他,心里很不好受。

乔治:菲律宾?我不太清楚……但是安迪……这个人听起来像是你演的角色。

安迪的近景。他不再那么激动。

安迪:不……这个人是个专家。(非常认真)他表演的是奇迹。

乔治不知该怎么对他说。

安迪(眼里充满了乞求):他是我最后的希望。(切至)

外景,班古托城,白天

班古托,一个尘土飞扬的菲律宾小城。

突然,一架轰隆作响的破旧班机出现在空中。降落时,它扬起一路尘土。尘土飞散开去。地上的小鸡咯咯叫着到处乱跑。

内景,出租车上(菲律宾),白天

安迪、莲恩和祖姆达乘车穿过这个贫穷的城市。安迪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。

外景,诊所(菲律宾),白天

他们在一座砖石建筑前停了下来。这里有一个标牌,上面写着“诊所”,图案是画

着一只眼睛的三角形。

内景,诊所(菲律宾),白天

一个护士帮助虚弱的安迪填了一堆表格,然后安迪把钱给他。

安迪的衣服都脱掉了。衣服被仍进一个储物柜里。

内景,诊所手术室(菲律宾),白天

这是一个贴着白瓷砖的大房间。面无血色的安迪坐在轮椅上,莲恩和祖姆达把他推进来,安迪瘦骨嶙峋的身子一动不动。

安迪抬头看——这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一队病人,大多是日本人。他们都骨瘦如柴,身上只穿着内衣,虚弱得几乎不能站立。他们看起来既绝望又满怀崇敬之情。

在队列的前面,扬·洛克塞斯正在工作,那里有一张长椅、一个水槽,还有他的一个助手和许多干净毛巾。

一位女病人爬上长椅。扬不露声色地按着她腹部的赘肉,他一边按摩一边寻找。他停顿片刻,拿出来一块血淋淋的内脏。他把这些东西扔进一只桶里。

那个女人大叫一声。有人搀着那个女人离开。

扬转过身来洗手。他的助手递给他一条毛巾让他擦手。这时一位男病人又爬上长椅……

排在安迪前面的人越来越少。看着这一切,他害怕、他紧张、他怀着希望。

扬不露声色地按着那个人的头。他集中精力,寻找着……挖出一块血淋淋的内脏。他把这些东西扔进桶里。

那个人颤抖着,有人把他搀走。

安迪眼睛睁得大大的。他越排越近。

更多的病人。更多血淋淋的内脏。更多的啜泣。

安迪越来越兴奋。终于,他排到了第一个。有那么一瞬,莲恩和祖姆达看着安迪的

眼睛,因为他们看到了那里面的虔诚,他们被说服了。他们看起来像是在道别。莲恩轻轻地吻了安迪。祖姆达握住安迪的手,随后他紧紧地拥抱安迪。

安迪笑了,那个助手把他从轮椅上扶了起来。他们把他扶到长椅上。

安迪躺下来。荧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。他向旁边看了一眼,扬·洛克塞斯正在清洗被前一个病人污染的双手。

安迪颤抖着,期待着就要发生的奇迹。

扬转过身来。助手递给他一条毛巾。

安迪放松下来,他准备好了。

他看了一眼扬的手。扬把毛巾递回去时——在毛巾的掩盖下,助手利索地把一块动物内脏塞到他手里。扬小心地把那块内脏藏在手里。他是个骗子。

安迪的特写。他的虔诚瞬间荡然无存。他震惊、愤怒、失望。信仰变得毫无意义。这是个天大的玩笑。骗人的人被人骗了。

安迪各种强烈的情感一并爆发了。他开始大笑。这真是滑稽透顶。安迪笑啊,笑啊……像一个无助的疯子,其中的快感让他感到一种解脱,眼泪顺着他的双颊滚落下来。

他的脸上有了血色,眼里闪烁着生机。安迪纵声大笑,直到嗓子笑哑了。这是他一生中最完美的一次搞笑。(缓叠至)

内景,殡仪馆,白天

安迪静静地躺在棺材里,他死了。

他脸上有一种愉快的平静。看起来简直就是兰卡。但是经过殡仪馆的修饰,他的脸上覆盖着厚厚地一层浓装,看起来像是戴着面具。

镜头慢慢拉开,我们看到棺木四周堆满了鲜花。镜头升起……升得很高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电影银幕的轮廓显露出来。

银幕上正在放映的是安迪的影像,他静

静地看着我们,脸上带着温和的笑。这正是影片开场时的那个画面。

安迪的主观镜头。礼堂里挤满了来吊唁的人。他们都穿着丧服,心情沉痛,没有人说话,人们还没能从震惊中摆脱出来。

安迪的家人待在一起。莲恩一个人坐在条凳上,不停地哭。

乔治拥抱了一下祖姆达。小温迪走过来……他们彼此安慰着。

所有认识安迪的人都来了:《出租车》剧组,《星期五》剧组,TM的追随者,那两个妓女,杰瑞·劳勒,艾德·温伯格,梅纳德·史密斯,巴德·弗兰德曼,还有很多人……而且,他们的脸上都是同一种奇特、困惑的表情,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银幕上的安迪。

安迪(银幕上):演出结束了。我已尽我所能,我只想说,下次见面前,请记住(他唱了起来)——

在这个友好世界里,
每一天都有无尽乐趣,
所有的心不再感觉孤寂,

一些人聚在一起,小声地跟着唱了起来。

安迪(银幕上):朋友们!看看谁在你的身边,把你的手绕过他的肩膀,就算你不喜欢他,现在就做(继续唱)——

世界这样美丽,
爱你的人陪伴着你,
天上的星星,
流水的旋律,
每一颗心都在感激,

这世界的美丽,这世界的美丽……

棺木后边的幕布开启,安迪躺在他的棺材里,缓缓地滑进那一片漆黑。幕布闭合。放映结束。

所有人静寂无声。有人哭了起来。有人开始退场。大多数人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不动。

乔治和祖姆达窃窃私语——

乔治:这些人才是考夫曼的观众。

祖姆达:是啊。他们不知道是该伤心还是该生气。

《出租车》剧组的人十分不解。

卡罗尔·凯恩:这些人怎么走了?这一幕还会再拉开的,安迪马上就要出来了……我敢肯定!

托尼·丹泽:对,他的尸体是蜡做的……(长时间的停顿)对吧?

静默。他们看着幕布的方向。

闭合的幕布有些许摆动……摆动过后,幕仍然静静地垂着。(淡出)

外景,日落大道/喜剧广场俱乐部,夜
(淡入)

字幕渐显:整整一年后。

日落大道上,两个纨绔打扮的滑板少年由远而近。突然,他们变得——不大对劲。日落大道上车堵得一塌糊涂,一辆一辆的高级轿车按着喇叭挤来挤去。

少年甲眯着眼向远处看去,他好像有点不敢相信——而后,他的眼睛睁得老大。

少年甲:天哪。(十分惊愕)这是我见过的最邪门儿的事!看!

他用手一指。他的朋友转过头来——倒吸一口气。

喜剧广场夜总会,大字招牌“托尼·克利弗顿:真人到场”

少年甲:看,我们是对的!他没死!

少年乙:他躲了一年!这得看看!

两人近乎歇斯底里地向俱乐部跑去。但是俱乐部门外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,他们极度狂热、几近崩溃。人们尖叫着,警察设法阻挡着人潮。所有人都叫喊着要进去。

内景,喜剧广场夜总会,同一时间

这里已经人满为患。每个角落都挤满

了珠光宝气的好莱坞大腕儿。人们侃天侃地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经质的亢奋、一种沉郁的焦灼。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在等什么。

突然,灯光熄灭。一个声音低沉的主持人开始讲话——

主持人(画外音):女士们,先生们!掌声有请托尼·克利弗顿!

《2001 漫游太空》的主题曲开始奏响:哒——哒——哒! 哒哒——!

出现了一束追光,打在一件桃色礼服上。光束逐渐变大,越来越大……气氛越来越紧张……人们呼吸急促……镜头拉出,终于——托尼·克利弗顿出现在舞台上!

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戏剧性时刻——台下没有任何反应。人们已全然不知该如何反应。

托尼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:大家好!

一片死寂。托尼趾高气扬地走下台来,向人们挥手致意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接着说):你们回来干什么?!(冲着前几排的人)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?!

人们还是没有反应。终于,有人不顾一切地喊了出来——

这个人的声音(画外音):安迪!

人群中出现不安的骚动声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作了一个怪相):你们能知道安迪什么!他就是那个一直想要冒充我的死人。(转过头冲着乐队)奏乐,小子们! 一、二、哒——一、二、三、四!

乐队打起鼓点,开始演奏那首迪斯科名曲《我死不了》。托尼开始演唱煽情的前奏:

我害怕,

我真害怕,

没有你们,

我就没命啦(假装擦眼泪)。

我受不了,

你们说拜拜,

你们以为我垮了?

以为我再也起不来?

镜头摇过整个房间,所有人都沉迷于托尼的表演。在前排的桌旁坐着乔治和莲恩。

托尼在找乐队的茬儿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接着唱):

我不会!

我死不了!

只要我知道爱,

我就死不了!

人群中,镜头掠过每一张脸——有的笑,有的皱眉头,有的兴致勃勃,有的困惑不解……镜头停在一个人身上,这个人坐在最后一排——

鲍伯·祖姆达。

他看得比谁都开心。

托尼·克利弗顿(接着唱):

我一直活下去,

我一直活下去,

我死不了……(用力唱结尾)

我——死——不——了!!!

音乐渐强,歌声结束。

祖姆达咧嘴笑了起来,使劲地鼓着掌。

(淡出)(完)